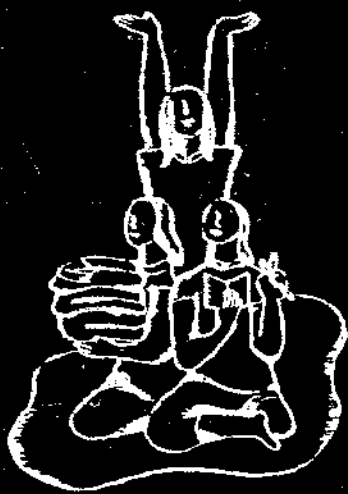


婦女

WOMEN



目 要

- 來自南洋的女運動員們
我所知道的楊剛
你需要房子嗎？
化醜爲妍的整容院
「新閩怨」

增刊

第三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五日



封建迫害下的慘劇

五月五日，本市新民晚報登着這樣的一個消息：在馬邊地方發生了一件毒斃親夫的謀殺案。夫妻是自幼由家長訂定婚約的，去年秋天時結了婚。新娘才十四歲，而新郎却比新娘小三歲。二人均未達成年，但在封建舊禮教的逼迫下，勉強結成了夫妻。彼此既還年幼無知，又是相差了好幾歲，自然在婚後不可能有「夫妻之樂」。新娘過不慣這種生活，就前後私逃了三次，每次都給追回來。十一歲的丈夫便使起「夫威」來，竟用柴塊將十四歲的妻子毒打了一頓。妻子又氣又恨，就在四月八日晨餐時，擱毒在新郎的碗裏。新郎服下後，就一命嗚呼。這事發生後，新郎的家族引起了「公憤」，一致主張「活祭」新娘或將其「剝皮」。

這位十四歲的女孩子後來命運怎麼樣，我們還不知道。不過在這樣封建高壓之下，她將會受到更大的迫害，那是無疑的。

十四歲的女孩子，正該是在爸媽面前撒嬌的時候呢！怕是連「夫妻」二字的意義也不懂得，居然被迫做起「妻子」來了，還談得上什麼「童年的歡樂」呢？

孩子是天真的，更是無辜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受不住迫害就要反抗。她看不到這個迫害她的封建社會

，誓將仇恨的對象找到自己十一歲的丈夫身上了。其實十一歲的男孩又懂得了什麼？他知道舉起柴塊去對付妻子的私逃，也還是得「露功」於這個封建社會的「教育」。

然而受封建迫害最深的到底還是女人，更慘的是像這位「小妻子」那樣剛剛跨進這個世界不久的女孩子，就要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在封建迫害下掙扎了。「小妻子」殺了她的丈夫，這是她的罪嗎？不！這是我們這封建國家的罪惡，她是在向封建惡勢力應戰。

這女孩子也許是被「剝皮」了，也許是被「活祭」了。她一個人是鬥不過這幾千年的封建惡勢力的。封建惡勢力一天不剷除，我們女人就一天不能從迫害中解放出來。馬邊的慘劇，還會在中國的土壤上發生。

姐妹們！讓我們團結起來，擊碎這封建的枷鎖吧！

死在丈夫的刀下

四月初，真茹火車站南首的草棚中，發生了一件丈夫砍殺妻子的血案。

死者名黃英子，全身被刺中肋，頭，面，腰，胸，等部計八刀，當場血流如注，倒地不起。兇手是她的丈夫——真茹火車站的交通警察徐東標。

據報載徐爲了收入極少，不足以維持生活，曾幾次叫妻子回鄉下去。但是妻子不肯走，因此時起爭吵。

由於經濟困難，家中早晚兩餐時告斷炊。那天徐因「餓火」中燒，又與妻子爭吵毆打，怨妻不該逗留滬上，累其生活遭受嚴重影響。就心意一橫，搶得利剪一柄，對黃英子全身猛戳。

於是黃英子就做了自己丈夫刀下的「冤死鬼」。

徐東標現在是廿二歲，那麼我們估計黃英子至多在廿一二歲之間。這年青的生命就這樣被殘殺了。

黃英子地下如果有知，也許她會怨恨這位「殺性」

的丈夫。但是她更怨恨的，將是這個逼得她們夫妻飢餓的人世間。因爲「餓火」燒得她的丈夫失去了理智，她不願意離開丈夫到鄉下去，却讓「餓火」燒毀了她的性命。

其實，被餓餓毀了性命的又豈止黃英子一人？我們祖國這片飢餓的土地上，每天，每天，不正有着成千成萬的同胞被飢餓扼殺了生命！

弱者

一個「可賤」的妻子茅莉娟，因爲年輕美貌，被鄰居王春保調戲強姦後羞憤而服毒自殺了。

她留給丈夫的遺書中寫着：「我左思右想，覺得做人太空虛。尤其是我，一個最沒用的弱者。還是離開這人世，什麼都不知道了。我怕生在這萬惡的世界上，我受不了，無力反抗。……這種恨，忍無可忍，只得永別人世，來世再見吧。」

這聲音是悲慘的。

茅莉娟無力逃開迫害，用自己的手悲慘地結束了她的生命，她想以「死」來逃避壓力。

但是她的死並沒有把社會對女人的壓力減輕了絲毫，千萬的姐妹們還是照樣在侮辱與損害下掙扎。而且必須掙扎出來。

被侮辱的

少女陳順花，現年十四歲，父親早死了，隨母改嫁帶到晚爺陳炳坤家。最近母親病重，陳忽強姦順花。順花拒絕，陳以斷絕其母醫藥爲要挾。就被迫強姦了四夜，順花竟被蹂躪得不能起床了。

童養媳米美鳳，十九歲時就被未婚夫的老父脅迫強姦。連續懷孕了三次，都打胎流產。後又被姦受孕，醫生說明了不能再打胎。老父性急，急令兒子與童養媳成婚。美鳳就產下了一個男孩。最近兒子將美鳳接到上海

來，老父又追蹤而來，繼續蹂躪。丈夫氣憤之下，疑將美鳳作妹妹嫁出去，但老父竟不許，仍舊把美鳳媳不當人的摧殘下去。

二十歲的童養媳曹小妹，被兄弟二人輪流姦淫，痛苦不堪。稍不遂意，又被毒打。小妹難以忍受，就提出了控告。

二十歲少女黃鳳彩，被親戚騙到上海來充當妓女。賣淫所得，鴿母及親戚各分其半，鳳彩怨憤萬狀，無處伸訴。

被侮辱的，這時代的女人！

被損害的

張心南和馬女士，先後被南通女師教員嚴謙六玩弄欺騙。嚴在事變前與張同居，生了孩子。勝利後嚴甘肅赴鎮江就職，就此一去不返。張在甘舉目無親，無以生活。輾轉赴鎮江尋訪，前年又告同居。後嚴又赴南京任事，另和馬女士同居。棄張於不顧，竊去同居憑據。近來嚴在南通教書，又與保克勤女士同居結婚。張，馬兩人憤而來責，反被嚴橫加辱打，流浪街頭，飢寒交迫，投奔當地婦孺救濟院。

十八歲小女張金鳳，因受後母虐待，隨鄰居男友王健中私奔來滬。王忽不別而行，張舉目無親，焦灼萬分，徘徊於戲院門口。被一中年男子以「代找工作」騙至一灶披間姦淫了五夜，這男子忽又失蹤不至，二房東將張逐出，張無處投奔，流浪街頭。

童養媳丁珍林，為啞子張順濤之妻。自幼即備受婆婆張金氏虐待，苦不堪言。日前又在田中毆打珍林，次子及女婿上前幫兇，竟將孕婦打暈。但仍不滿足，又用皮鞋踢珍林腹部，終於流血過度斃命。復用繩將珍林懸掛樑間，偽稱自殺醜聞。

廿三歲的少婦包修珍，向在烟廠做工，月前因生產

停工。丈夫因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就懷恨母子。日前竟又勒嬰孩頸喉，擬致之死地。後為修珍所奪，夫以掌擊修珍，並移怒而又其頸喉，修珍揮扎脫險，但已口吐血沫。

誰殺害了她們

日期	姓名	自殺方法	自殺原因
四月一日	何其冷	服來沙爾	戀愛糾紛
四月二日	謝金氏	吞金	家庭糾紛
四月二日	陳惠君	服毒	失業
四月六日	鄭仲瑜	服來沙爾	經濟問題
四月十日	茅莉娟	服毒	被夫友強姦羞憤
四月十三日	鍾台南	槍殺	丈夫另結新歡遺棄
四月十三日	邢定和	服毒	貧病厭世
四月十三日	張梅元	服來沙爾	戀愛糾紛
四月十四日	孫萍芳	服來沙爾	被毆辱怨憤
四月十七日	施寶珍	投黃浦	生活拮据
四月十九日	張美娟	服自來火	戀愛不自由
四月廿一日	周陳氏	吞金	經濟拮据
四月廿一日	張金仙	服毒	貧病，無錢求醫
四月廿一日	宋玉英	跳樓	被責氣憤
四月廿二日	馬王氏	服毒	被女主人誣竊蒙冤
四月廿五日	任林娥	服毒	經濟困難
四月廿七日	夏慧芳	吞鎊匙	婚後被疑不貞遭夫毒打
四月廿七日	謝梅芳	吞金戒	失業
四月廿八日	吳家嚴	服毒	被丈夫責罵悲憤
四月廿八日	吳劉氏	服毒	被疑不貞受冤
四月廿八日	姜楊氏	服鴉片	受辱
四月卅日	施紫娟	服毒	受辱罵怨憤

目錄

一月婦女 (十二則)	小風
我所知道的楊剛	俞漪
記一位女教師 (徵文第二名)	文子
母親之光	陳玉俊
自來南洋的女運動員們	以真
馬來亞各洲婦女生活	星婦女聯合總會
唯一的氣象台女職員	笑春
婦女教養所	葉琴
你需要房子嗎?	陸珍
衣服的清潔與保藏	志暄
化醜為妍的整容院	陸以真
書報介紹 (二冊)	秋林
在成長中 (徵文佳作)	黎華
營火燃燒了 (記五·四營火會)	景容
「新聞怨」 (信箱)	慧明 編者

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編

地址：江甯路四九五號 電話：三四九二四
另售每冊四萬元 訂閱四個月十五萬元

來自南洋的女運動員們

以真

★黝黑的臉，大眼珠，一個典型的廣東姑娘，來自馬來亞的華僑。她用驚奇的眼光向我們打量了一下之後，不用詳細的介紹，我們馬上成了稔熟的朋友。

我們同樣是女孩子。我們的血管裏同樣流着中國人的血液哪！

★她是一個住在馬來亞的家庭婦女，能夠說流利的國語，縫製一手好衣服。即使是那一位職業婦女，她也能够縫製衣服。她們着的是裙子，但也有穿襪袍的。

★「上海的天氣多冷，我們就覺得兩足發抖。」來自馬來亞的姑娘說。

是的，雖然夏天將到了，但是她們還感到寒冷！這可怕的寒冷啊！但望她們能够在祖國多住一會兒吧，她們會發覺在這表面的寒冷後面，人間還有着溫暖。

★一個小個子，白皮膚，愉快而年輕的華僑小姐，她是馬來亞一家英國商業公司的女秘書。在馬來亞，婦女任秘書的是很多的，此外就是教書，做工，不然，就是做家庭婦女。

★沒有一個華僑婦女能够在那兒創造更大的事業，因為華僑的發展是受種種限制的，雖然她們並不是沒有能力。

★對於祖國的想望，成了她們生活裏面最美麗的一部份。

「回來吧！投入祖國的懷抱。」是她們心底

五月二日	劉宋氏	服黃藥水	受家庭刺激
五月三日	施馬氏	服毒	家庭糾紛
五月四日	胡阿根	服毒	與丈夫口角
五月五日	王秀蘭	跳火車	丈夫墮車喪命，痛不欲生

沒有哭笑的權利

近來空軍王偉和杜琴的婚姻糾紛鬧得滿城風雨。

王偉控告杜琴與譚約翰通姦，妨礙了家庭。

杜琴說早在廿九年就和王偉離婚了，離婚的原因，因為王偉虐待過甚。

報館記者描寫杜琴「神情憔悴，瘦小的個子，狀極可憐。」是一個弱者的典型。據杜琴的自白，她幼時喪父，十歲時母親改嫁，次年即因不容於大家庭而自殺，那時她就成了父母雙亡的孤女。

高中時，認識了王偉。由於身世孤零，很快的就「盲目」地結了婚。

婚後王偉迭次玩弄別的女性，如周璇，錢端，過房妹妹余琳達等。

王偉受傷復元後，就開始不斷的虐待杜琴。杜琴在法庭上說：「我連哭笑的權利也沒有，有時我傷心的哭出來了，他立刻兇狠的壓迫我，叫我把眼淚倒流進去。我在他手中簡直沒有一點自由，要打就打，要殺就殺。有一次拿一根繩索，一把刀，限我五分鐘內死去，我被虐待得不成個人。」

「他不把我當妻子，僅是把我當妓女看待。」杜琴受不住精神和肉體的虐待，幾度與王偉離同居關係。但「看在三個孩子的面上」，離婚後杜琴又被找回去同居了。

杜琴逃到北平，遇着了友人譚約翰，談得投機，杜就與譚同居了。譚奉經濟部命出國後，王又把杜找回來「照應孩子」。

杜被軟禁了起來，自殺了二次，又被救活了。

法官勸杜琴仍回去，但是杜說：「甯願坐監牢，也不願去受虐待。」

杜琴的遭遇說明了現社會中，結了婚的女人是過着怎樣的生活。連哭笑的權利也被剝奪得乾乾淨淨了，這壓迫好沉重呀！

杜琴的母親在苦難中自殺死去，如今二十九年後，她的女兒還是受着一樣的、甚至是更沉重的苦難。女人難道就這樣世世代代的被壓迫奴役下去？

杜琴從虐待狂的丈夫家裏逃了出來，投到譚的懷抱裏去，解除了虐待的威脅，獲得了比較自由的生活，但這仍舊不能保證她今後的前途是必然幸福。

當全中國的婦女都還在痛苦中煎熬的時候，她的「喘息」也只會是偶然的。

杜琴的前途是應該與全中國婦女的命運結合起來的。

追尋母愛的孩子

四月廿三日的中央日報刊載了一個特寫「孤女淚」

民國廿二年前，空軍參謀歐陽偉和北平師範學生朱宗明在北平結了婚，婚後生下了二個女兒，那小的一個名叫瑪麗。

民國廿六年的時候，這一對青年離了婚。

瑪麗跟着姨母生活，從小就被爸爸遺棄了。

「八一三」戰火中，姨母死了，瑪麗像浮萍一樣失了依靠。

五年前的秋天，孩子的母親威莉（即朱宗明）跟杜桐蓀結了婚。孩子的父親也另娶了王之宜為太太。但是孩子却永遠失去了親人的愛。

今年瑪麗是十三歲，她在廢紙堆裏偶然發現了親生媽媽在上海的地址，於是她從南京流浪到上海來找母親。但是她的希望幻滅了，她沒有從母親這裏得到溫暖，失望地被母親送回了南京。

裏蘊藏着的沉痛的呼號。

★「在南洋，我們受不着更高的教育，那兒的高等學府都是外國人辦的，我們祇能唸到高中畢業，或者，回祖國來繼續受教育，或者，做了女書記，女教員，更多的婦女們是失業了。」

★我們會到了印度尼西亞來的華僑。

★像一個遠行的孩子，第一次回到了爺娘的懷抱。

「上海是這樣的熱鬧，上海是這樣的好！」她們第一次見到祖國，貪婪地嚐吸着祖國泥土的芬芳；但是，她們也驚奇地看到了她們的一些可憐的同胞。「上海的窮人們是住在那兒的？」

她們沒有想到，就在她們的後面，就在她們住着的高大的飯店的後面，那矮小的瓦房裏，三層樓、四層樓裏，擠滿了那樣的人兒。

★「上海的水菓多貴呀，衣料也貴！」她們雖然高興她們買了這許多國貨，但也不得不爲這高昂的價格而驚駭。

★各公司國產品的生意是在日漸清淡下去，成本高生產困難，銷路被外貨掠奪。但是當她們指着那亮晶晶的杭州錦綉的衣服給我們瞧的時候，我們又何忍提出這許多困難以使她們掃興呢！

★印度尼西亞來的姑娘說：「我們看到祖國人隨便吐痰的習慣真是不慣，起頭幾天，飯都吃不下了。」她們的厭惡，其實又何尚不是我們的厭惡！但是，大的問題多着哩！她們沒有發覺——這就是她們的幸福吧！

我們希望她們在祖國的這一段生活中能够吃得飽飽的，過得愉快一點兒。

★她們關心着上海的婦女運動，關心着祖國

第二次，瑪麗又耐不住對母愛的渴念再度流浪到上海來找媽媽。但是她怕媽媽的冷淡，徘徊在火車站上不敢去。

路局警務處收留了孩子，傳了威莉來。但是母親說：「我現在是嫁給姓杜的了，以前的管不了那麼多。」

「孩子被送到了婦孺救濟會，一時同情慰問的讀者們紛至沓來。讀者們勸威莉收養孩子，因爲孩子既然不遠千里的來追尋母愛，那麼應該讓她回到母親的懷抱裏。」

廿七日，孩子的父親寫信到上海來領取瑪麗了。父親寫給瑪麗的信上說：「你的生母早已是另外兩個孩子的母親，是另一個家庭裏面的主婦了。……以往你只片面的想到母愛，却沒想到將來會受到外來的歧視和譴責，這種痛苦的威脅，將是難以想像的。……」

威莉在備受各方責難之餘，也寫了一封公開信發表。威莉說：「……我已經失去了做母親的資格。……我應盡的責任是勸她、幫助她回家去好好唸書。」信裏又載着威莉到警務處去時，瑪麗「對我反臉攻擊，責難我和她父親離婚的事，所說的話決非十三歲小孩所能想到的……她曾責備我不愛她的父親而愛我現在的丈夫是大大逆不道；在這種情形下，我如果勉強地把她領回來，她在我現在的家庭中是否能相安呢？我怎樣還能教育她呢？……」威莉說孩子出生以後（那時威莉還在學校唸書）就寄在姐姐家中哺養。後來離婚了，還是用自己做事掙來的微薄薪金寄回姐姐家養育她。直到抗戰期間，姐姐姐夫都死了，瑪麗才由她父親派人領去教養。威莉是曾經關懷過她的孩子的。

據最後的消息，歐陽偉先生與他的太太王之宜女士終於來上海將瑪麗領回家去了。

瑪麗沒有追尋着母愛，却獲得了更廣泛的人間的同情。怪不得最後一次威莉去看瑪麗時，小女孩竟對她的媽媽說：「現在我不需要你了，我有辦法了。」瑪麗從

人們的同情裏面嚐到了溫暖，而她對母愛的憤恨畢竟是破滅了。

是的，愛的面積和範圍應該擴大起來，超過父母子女，將愛寄托給這世界上所有不幸的、受痛苦的人們。今後瑪麗也應該超越了對母愛的憤恨，對親生媽媽的熱愛，以她的熱情和毅力獻給更多的人們。

這短短的一段流浪生活該是給她上了最有用的一課，也是我們大家都要學習的一課——我們要把愛的廣度和深度，推及全人類！

婚姻和事業

最近中央航空公司在招聘女性服務員，開明資格是高中畢業和未婚。

中央航空公司是國營事業，但是也掛起「結了婚的女人不用」的牌子，這是對大人先生們高喊「男女職業機會均等」的諷刺。這是說明了現社會中，女人一結了婚，就必然被剝奪了職業和事業的權利。也就是說，要末不結婚，結了婚就一定要你做「管家婆」，丈夫孩子，柴米油鹽以外，休想再求發展。

中國這五千年的舊禮教，舊道德注定了「女人無才便是德」的「真理」。女人不是男人的「消遣品」，丈夫的「兒女製造廠」，便是命定了的「家庭奴隸」——「終身僕役」。近幾十年來，女人開始用自己的力量掙脫幾千年來傳統的枷鎖，要求人格的獨立，經濟的獨立。首先要求教育機會的均等，繼而要求職業機會的均等。經過了艱苦的奮鬥，無數姐妹的努力，學校的門總算是給女人打開了，「三寸金蓮」和「牛尾」式的大辮子也總算是一革新一革掉了。但是荆棘重重，前途還是充滿了障礙。職業問題始終是個衝不破的難關，而結婚就成了職業的「鬼門關」。

女人受了教育，並不甘心把智識藏在家裏發霉。中國這破落的土地，也需要女人的力量參加建設。但是幾

姊妹們的命運。「上海的婦女們做些什麼呢？」她們向我們發問。

我們把一般的婦女團體介紹給了她們。但是有多少婦女團體是在經常工作呢，並且工作得很實際很具體？在華僑同胞們之前，我們是感覺慚愧的。

★印度尼西亞的婦女協會團結了好幾百個祖國去的姊妹們，她們經常地團結在一塊，創造着愉快活潑的業餘生活，她們在一起學習，座談，野餐，歌唱。雖然她們覺得在印尼的女同胞們之間還不够覺醒，不够團結得緊密，但是她們確是在日益進步起來，日益覺醒起來了。

★受了小孩的牽累，她們往往不能做職業，但是托兒所的計劃是在醞釀中，她們要把她們的姊妹從打麻雀、看無聊電影的道路上爭取過來。

★「上海有這麼多托兒所，那多好！」她們的臉上泛起了希望之光。但是誰曉得三十個托兒所在整個的上海講來，跟實際的需要真是相差得多遠呢！

但是這祇少是好的。這多少給了她們一些提示或安慰。

★她們幾次地談到僑生在南洋的同胞和祖國去的同胞們之間曾經是有着隔膜，但是由於共同的對祖國的熱望，他們日漸日漸地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了。

★「希望你們能到南洋來，介紹一點祖國的情形給我們姊妹們。」她們熱切地對我們說。

★「希望祖國早一點恢復建設，讓你們好回到祖國來求學！」

我們互相會心的微笑。

★雖然，這麼長遠來，我們是住在遼遠的兩個地方，在二個政府的統治之下，但是我們却分享着這個時代所賦予女人的共同的命運。我們很快地變成朋友了。

千年來對女人傳統的歧視並未消除，不是嗎？連國營事業也對結婚的女人拒之千里呢。「老處女」與「管家婆」，職業與婚姻的衝突，幾時才能澈底解除掉？

掙脫了枷鎖的一個

不久以前，在報上看到一個離婚啓事，大意是說：一對夫妻，在未出世前被雙方父母指腹為婚，訂定了終身。後來又在封建家庭的逼迫下不由自主地成了婚。

婚後，他們發覺彼此間不能協調生活，很是痛苦。所以，現在經過夫妻雙方同意後，他們就不顧家長的威脅，決定離婚了。

當事人的啓事上說，他倆是掙脫了封建的枷鎖，從現在起重新獲得了自由人的權利。並說明是在和協親睦的情況下解除了婚約的。

這是在用自己的手掙斷了沉重的鐐銬的一個女人——一個英勇的女戰士。

我們為這個重新做了自由人的姐妹慶幸，今後她將會大踏步的走上自己的道路。

誰說女人全是弱者？這一個英勇的女戰士便是最有力的明證——女人是會站起來的！

她犯了罪嗎？

糖果廠女工葉惠香，因為感於自己學識不足，渴望着跳出女工生活，進學校讀書去。但苦於沒有錢，不能如願。去年十二月廿六日下午一時，葉赴舅母家玩，舅母家極富有。葉潛入內室，將床下箱中所藏積聚二只破入衣袋變賣換錢。於是就辭去女工職，進上海婦女補習學校讀書。最近被其舅母家發現，以竊盜罪法辦。

這一來，葉惠香自然重新恢復了她「失學」的命運，更將因此而失去了自由，「賊骨頭」是要依法「坐牢監」的。

在健全的社會制度下，受教育該是國民的權利，這

權利正如太陽光一樣，是不分貧富一律可以享受的。不幸的是葉惠香生在中國這樣一個病態的社會制度下，因此她想讀書而被摒棄在學校門外。她只能用自己的力量來爭取踏進學校之門，結果是「飢不擇食」，以偷竊達到了她讀書的願望。

這是葉惠民的悲哀，也是全中國失學的女孩子的悲哀。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多少工廠的女工，十幾歲的年紀，就讓機器逐漸的吃她們的血肉。發育還沒有完全的女孩子，就讓過度繁重的工作損害了健康。每天十二小時甚至十六小時的工作，壓得她們透不過氣來。沒有笑，沒有愛，一天天的被人剝削了青春。

然而她們畢竟也是人，她們渴望着自己有一個光明的前途，渴望着照耀着陽光的生活。

她們要讀書，要活得像一個人，這不是一個不合理的要求！

因此，葉惠香犯了罪嗎？

不！不！犯了罪的是這個不健全的社會呀！

不是低頭就起來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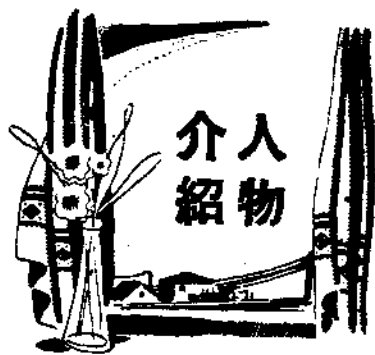
廿一歲的少女王小妹，因為不甘給她的父親以五千元元賣給巨商為妾，起而反抗。她父親竟以強迫手段，將小妹禁閉起來，痛加打罵，迫其從婚。小妹面部及下體都被木棍打得遍體鱗傷。

小妹就寫了一封信從樓窗中拋下，交友人送交中國婦孺救濟會，要求救濟。

終被該會將小妹從樓中救出，並提出了控訴。

這是一個精彩的向命運挑戰的榜樣。不是向命運低頭，斷送了一生的自由和幸福，就是毅然決然的向命運舉起反抗的旗幟。

讓我們向光榮的王小妹致敬，並祝她前途光明，堅持到底，從奮鬥中取得最後勝利。（小風）



她不僅是一個名記者，名作家，優秀的知識份子，而且，也是一個反抗、衝擊舊傳統的新女性。

我所知道的楊剛

俞 瀟

★ 一直到楊剛女士在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時，還

有不少的投稿者、讀者們全當她是位男作家，當我們女作家們底名字全是用玉字旁，草字頭如「瑜」「薇」之類的時候，楊剛用一個極有強烈力量的字作單名，確是會引起不少人的驚異的。

楊剛，正如她的筆名所表現的，是個具有極端剛強性格的人，這種性格，和她底有極濃厚的士大夫氣息的大家庭是絕不適合的。她長大在長江中流的一個小城市裏的大家庭裏，兄弟姊妹很多，而她是算小的，（羊棗）就是她的四哥楊潮從小，就比哥哥姊妹們多一份寵愛，也多一份放縱，在那個古老的綉紳的家庭裏，她接受了成堆的線裝書，接收了四書五經，接受了屈原和杜甫，到長大了一點，又在一個教會學校裏讀書，在那兒，楊剛又接受了聖經，接受了近代文明，西洋文化。她喜歡寫舊體詩，却更善於寫新詩，古今中外，同時存在於她的腦子裏，為她在文學上的成就打下了堅固的根基，而更重要的，那些舊的傳統為她接受得越多，而引起她對舊傳統的反抗和衝擊也越大，她從不會讓那些古老的繩索束

縛住自己，她不倚賴家庭，用自己的勞力，用自己的才華，走進社會，做一個獨立的人了。

★ 楊剛進了大公報。

她先是在大公報資料室做資料工作，到編副刊的蕭乾出國以後，她接編了「文藝」，她原是先成為作家後成為記者的，她在文學方面有深湛的造就，已出版的有長篇創作「桓秀外傳」，歷史小說「公孫鞅」，和詩集「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等，她的筆調有一貫的特色，正如她的名字，讓讀者感到一股剛強的力量，她的詩句好像是一片連續不斷的沉重的鎚擊，讀到她的詩時，彷彿可以想像到她寫時的手腕一定在顫抖。她用字造句往往強調誇張，喜歡疊用最最高級的形容詞，而且有時會不管這些形容詞是否習見，她會不顧一切地把它們連接起來使用，造成一些新鮮。她的朋友們學她樣，把兩個不是通常連用的字來形容楊剛的為人和她底作品，說她是「豪烈」的，意思是「豪放」而又「強烈」的。譬如說，她喜歡抽烟、吃酒，而不愛擦脂胭、口紅，她一點沒有纖弱的氣質。

但是，楊剛的性格也有她沉靜的一面，她愛好奔騰的海濤，愛好空曠的荒野，愛好猛烈的風暴，愛好這大的突變，可是她也愛好明窗淨几的書室，雞雛奔逐的田場，愛好一片鳥聲，愛好一朵小花。她把這些性格交織在文章裏，所以她底作品有大丈夫剛強的氣概，也有江南女子的鮮艷明麗，——雖然她不是江南人。

★ 抗戰期中，她從副刊編輯改做記者，會到東南戰場走過一陣，目擊當時地方政治的腐敗，回後方後寫了一本「東南行」，轟動了大後方的出版界。

勝利前，楊剛以大公報特派員的名義出國到太平洋彼岸去了，在美國，她一方面見大公報駐美特派員，另一方面也是美國雷達克里夫女子大學的學生。她除了經常寫通訊回國以外，還自己在創作和翻譯，（她會翻過「傲慢與偏見」），可是，中國的出版條件是如此艱難，她寫得很多，却只能有機會出兩三本。比較多的讓我們能看到的的是美國通訊，經常在大公報上發表的，她的通訊成為讀者們最愛讀的，因為她看事看得深，

看得透澈，分析得也精細深刻，條理清楚，而文筆却又像她一切的文藝作品，流暢而動人，從這些通訊裏，讓我們從正面，從側面，很清楚地認識了那個金元帝國的面貌。如果讀者不嫌囉嗦，我可以抄錄一節她的通訊：

五月是這裏的黃昏天。從底特律到奧瑪的公共汽車上，擠滿了穿雨衣的人。我已經站隊半小時了。所以即使車已滿了，還是要上去。結果只得把兩手掛在行李架上，藉以減輕腳上的重量。望着那些靠在高高的軟椅背上的人們，好不羨煞。非但因為他們舒服，還因為從窗外來的風景，只有他們能够欣賞。而我這頭被行李架夾住了，只看得到馬路上的泥湯水灘，間或有幾對俏俏的紅高跟鞋，擺花似的走過去，反使我覺得迷不掉都市的僵硬性而感到厭惡。有時未免屈着腿，吊頸似的向窗外看遠處，底城江上，烟樹濛濛，倒有點唐人感覺。打油四句寫出來，或者使讀者稍稍發笑：

江雨霏霏江草齊 行人靠椅睡依依
難堪最是座間客 立不安來坐無棲

奧瑪是一個小小的中心，牠把都市與農村相接，交流它們彼此的產品，它是都市與樞紐之一，它是無數的美國小城之一。在那裏，你聽到紐約所不能想像的農人的呼吸；在那裏，你同時也感覺到都市工業的脈搏。一個只有大都市和農村的國家，經濟生活的循環體系必有大毛病。看美國的小城就是美國的脈管。在走過並且看過密西根州的幾個小城之後，我有一個感覺，儘管美國經

濟生活的心臟（都市工業）已經發生了毛病，牠週遊全國的毛細血管依然是非常靈通，非到心臟突然靜止時，牠們不會有什麼顯著硬化的表現。然而紐約的銀行大關門時，連奧瑪的人們也要站麵包線。這一層，奧瑪的人們是不管的。在紐約，天天聽見談着大恐慌什麼時候來，若問一個奧瑪的人，恐慌會不會來，他說不知道。經驗叫他不敢說沒有，事實不許他說會來。小城的人快活而自滿，單純而安靜。……（記美國一小城）抄錄的也許太多，可是親愛的讀者一定可以看出得出我們的作品在怎樣用她生花的手筆描一個小城的影子。

他的四哥楊潮在冤獄中死了之後，他寫了一篇「哭四哥」的長詩，悲哀與憤恨的情緒，感動了無數年青的有着姊妹兄弟的人們。
★
對楊剛女士我算不得熟識，僅僅就自己所知道的零亂地寫一些。說起來，不論是在文藝或新聞方面，她該都是我的前輩，而當從朋友們那裏聽說她非常愛護年青朋友，常常極誠懇的幫年青朋友們的忙的時候，則更渴望着她回國以後，能從她那兒多得到些一個記者或者一個文藝工作者應該有的知識，同時，也更希望她在我們這烟霧迷濛的新聞界裏，多放出點光芒，多寫下些真實，如同她在美國時一樣。

書報介紹



電影論壇

歌 棟

你有沒有看到過香港出版的電影論壇？以前已有過米老鼠特輯、卓別林特輯、金像獎特輯三種。現在我想介紹的是三月八日出版的阮玲玉特輯，對這整個書本的內容立場，恐怕上海找不到相似的來。他嚴正，充實，絕不是一般黃色的電影畫報所可比擬。每期有一特輯，更是他的特色。關於阮玲玉特輯裏的一篇「阮玲玉與社會問題」，是非常有價值的文章。內容分為——問題

新音樂入門

歌 棟

關於較淺易而生動的音樂書籍，事實上是十分稀少的，吳一立先生的「新音樂入門」是十分合宜給愛好音樂的讀者們閱讀，內容排列得很詳盡有條，我相信讀了它，一定能吸收極大的心得，他分為三編：
第一編 音樂概論
——認識音樂之門——
一、音樂是什麼；二、中國音樂史話；三、西洋音樂史話
第二編 得其門而入——
一、音樂欣賞概說；二、欣賞音樂準備；三、欣賞音樂的功課。
第三編 由主要樂器學習入門，闡述到鋼琴、聲樂、提琴、口琴等。最後還有中外名音樂家簡傳，有許多名貴的插圖，更幫助了整個內容的完整。

的提出——她底作品的社會價值——社會怎樣救她後繼者還有多少——我們女藝人應有的生活態度路向。



唯一的氣象台女職員 笑 春

「由滬飛蓉××機，昨日上午八時在滬啓飛後，因路途天氣突然轉劣，致駕駛員無從辨別方向，機尾誤觸山頂，機物全部墮毀，駕駛員及乘客廿四人同罹於難，無一生還……」

這條觸目驚心的消息帶給了人們多少的恐懼，也帶給那些罹難者的親友多少的傷感和悲哀！

根據普通的調查，一般交通方面發生的慘劇大概是由於下列的幾個原因：駕駛失慎，機械損壞，設備不够完善，氣候突然轉變……所以從事交通工作者現在對於這幾方面總是精益求精，儘可能從事改進的。

關於測驗天氣的變化，在從前我們一直覺得這幾乎是屬於神話性的，因為，「天有不測風雲」這是自古以來就被大家所熟悉的箴語，不過近代科學的昌明，已打破了這困難，氣象學家根據他們對於空氣變化的研究，已能告訴人們怎樣在氣候變化的以前準備一切。

在上海，我們是非常熟悉徐家匯天文台的，因為每天在報上都讀到了關於天氣預測的新聞，每次在暴風即將來臨時候，江海關根據氣象台報告就掛出紅球，警告那些進出口的船隻「危險」！

這種測驗氣象近乎神蹟的工作，最近我們獲悉了也有一個女性在工作着。她是上海唯一的氣象工作的女技員，甚至全中國也可以說像她一樣工作的女性祇有幾個人，我們爲着我們婦女姊妹

能够在科學方面的擴展興奮着，同時也爲着對於這神奇的氣象測驗的好奇，因此經過了朋友的介紹我們就去拜訪了許女士——這掌握了多少生命財產的專爲飛機航行測驗氣象的女技員。

在龍華中央航空公司的辦公室裏，我們會見了許女士，她年輕而富有朝氣，在見到她的時候，正是她工作非常緊張的時候，她告訴我們說因爲天氣正在急劇的轉變，氣壓低沉，這對於航行是有危險的，她必須不斷的測驗變化，報告電台，由電台再把氣候變化的情形通知各航行中的飛機，假使我們坐在候機室裏，等待起氣的飛機，那末當航程經過的任何地段的氣候突然變化的時候，擴音機裏就會有聲音報告：「××號機暫停起飛，××地的氣候有變化。」於是飛機場的起飛處就調換了一隻飛往他處的飛機。

我們正是特地爲了來瞭解一個氣象女技員的工作的，因此，我們就在一傍看着她緊張的進行一切，開始是測驗雲層離開地面的距離，這是用放氫氣球的辦法來測驗的，從氫氣球離開地面一直在雲端裏消滅所需要的時間來測驗雲層的高低，時間需要長就是表示雲層高，也就是所謂天高氣爽，適宜於飛行，如果雲層相當低的情形下，那就不適宜於飛行而必須設法警告。

除了用氫氣球外，她還要爬上測驗氣象台上去看空氣中的濕度、露點、霧——視野的尺度，

在室內查看機械中所表示的關於風向和風的速度。根據這些測驗，紀錄下來報告電台，由他們設法根據這些報告，通知地面上的飛機可以和不可以起飛，或是那即將從別地飛來的飛機能不能在上海降陸。

經常這樣的全部的測驗，必須半小時一次，她工作的緊張，差不多連坐五分鐘休息的時間都沒有，而這種測驗又多麼的需要精確和謹慎啊！因爲萬一的疏忽，將造成多少生命財產不可能計算的損失，除了這測驗氣象工作外，她還必須登記從別地來的關於當地氣象的報告，根據這些報告，他們可以畫成一張預測天氣的地圖，這都是非常需要氣象學的理論才能進行的。

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交通的中心，每天飛機來來往往的數量是非常多的，因此氣象的測驗是非常重要，而又必須繼續不斷的。通常他們實行輪班制，上午八——十二，下午二——八，晚上二時至早晨八時。許女士說，因爲她的家不在上海，住在公共宿舍，半夜外出非常不便，所以公司方面沒有派她輪值夜班，否則她也是必須輪值的，她現在工作的時間是五——八時，但如果八時以後還有飛機飛來上海，那她還是必須等待飛機安全降陸後，才能回去。

我們非常好奇的詢問許女士她怎會選擇了這職業？她告訴我們說，她是浙大地理系畢業的，因爲對於氣象有興趣，在學校會選讀了好幾課氣象學，經人介紹和經過一次考試後，才進中航公司工作，這在公司也是破天荒第一次錄用一位女技術人員呢！

許女士愉快的說，她對這工作非常感覺興趣，假使有機會，她希望能夠再有深造的機會。我們爲這樣一個堅毅向上的女職業工作者而祝福，我們也爲中國的婦女職業領域上多了一個專門的工作人材而慶幸。

馬來亞各洲

在龐大追逐下過活

生活的鞭子無情的抽撻着，物價天天的高漲，一個家累沈重而又貧窮的女人，失業了，總不能餓着肚子，讓孩子們哭哭啼啼，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有時明知是冒險的事情，也得去幹了，這是許多女人走上走私貨的道路的原因。在北吉打，操這種職業的女人相當多，她們有的是失業的女工和女傭，也有一部分是貧苦的家庭婦女，因為生活壓迫着她們，來往在遼遠的馬邊邊境，直至全馬的極南端，她們整年整月的生活在火車上，吃在車上，睡在車上，她們要把幾百斤的貨物裝上卸下，在重重稅關人員嚴厲的盤查之下，她們屏息着，等待着那命運的

安排，生活的鞭子永遠是無情的，在千百萬種的為難之下，有時全部貨物被充公，人也被抓去了，還要罰款坐牢，一切千辛萬苦奔波得來的一點血汗，都獻給了稅關人員的腰包裏去了，這一羣悲慘命運的羔羊，任人宰割，有時在火車頭，在警察局門口，她們是那樣悲慘的失啼着，然而這悲慘的現實，並不能打動吸血者的心。她們餐風露宿，生活完全沒有保障，隨時有被捕、吃耳光、吃警棍，到處佈滿了陷阱。可是她們爲了生活只得忍受。她們多是年青的一羣，因爲

久受生活的摧殘和壓迫，使她們失了年青人富有的熱力和情感了，然而什麼力量驅使她們跑上這修痛苦而不妥善的道路呢？誰也懂得這是殖民地人民被宰割的奴隸生活。

女教師的生活

馬來亞除中學外，每一小學的女教員人數總是佔全校教職員總數的一半以上，如果是在女學校的話，幾乎無一男教員。

有些學校把教員薪水分爲兩種：男教員薪水一律比女教員多。有些學校是男教員的津貼金比女教員多。理由是：男教員的家庭負擔比女教員重大，但這是非常不平等的，難道說女教員就沒有家庭負擔了嗎？女教員的能力就不及男教員嗎？

有許多學校是不願意聘請已結婚的教員。他們以爲女教員有了家庭以後，常常不能集中精神工作。但我們能責備她們不該爲了自己而妨礙了學生的學業！這是整個社會制度促成她們這樣的。

至於教員的健康，在每一學校中，我們將找不出幾位精神飽滿、身體健康的女教師，倒是常常聽見她們喊頭昏、肚痛的，當你用同情和關心的口氣告訴她們應該多吃些有滋養料的食品時，她們會告訴你：「我非常明白，我應該吃些什麼，可是錢不在荷包內，奈何？在這時期，只求一飽，那樣還管吃了好或壞！」

大多數的女教師給工作和家庭的重担壓得透不過氣來，因此也提不起神來讀書看報，這樣便使得她們依舊照着怎樣教，不想法求改進，在這

種情況之下，使得她們雖然教了幾十年書，也沒有很大的進步。

醫院看護婦的生活

「看護」主要的工作，雖都是照顧病人，但是工作的輕重多少，却要根據「資格」而定，除了醫生外，我們之中分爲黑帶、藍帶和白帶三種。「黑帶」的資格較老，她的工作是專門記載病人溫度，病狀變化，給醫生做指導，「藍帶」和「白帶」的工作便是和病人洗滌包紮，注射和及時給藥病人吃等，「藍帶」的比「白帶」的工作瑣碎，如洗濯用具之類的事。

大多數看護婦底脾氣都是壞的。她們常常向第三等病房的病人高聲罵，當她們負氣的時候。可是對頭等或二等病房的人，不論感覺如何生氣，總是表現得格外的溫柔。

空餘的時間，大多數看護婦把她們的時間化到外面去找男朋友，化到去看戲和進舞廳，在放工後，她們經常打扮得花枝招展，活像塗上顏色的洋娃娃。姐妹之間即便不找情侶而留在宿舍的，也不過只是些研究服裝的合時、交際語套的如何運用，對國家嗎？民族？她們對於這些問題毫不關心，是以爲與自己毫無關係的。

膠業女工的生活

半夜裏密叢的膠林，一排排地矗立着，到了膠林我們就得馬上把桶放下，點着頭燈，開始緊張工作，朝一棵膠樹，跪下去，爬起來，彎下腰，又站起來，偶然向膠園遠處一望，同伴的頭燈時亮時滅，閃閃爍爍像鬼火一般。那討人厭的蚊

活 生 女 婦 的

子，繞着你打圈子，噙噙的在示威，還有那吸血的山賊，朝着脚腿進攻，唉，可惡的蚊子，山賊呀，我們被搾取的血汗還不夠多嗎？

割完了，經常時近正午，不但困倦，而且肚子也在叫餓，大家坐下來休息。嚼着粗糙的麵粉糕，幾個上了年紀的還扭着腰，每個人都是紅腫的眼睛和蒼白得可憐的臉孔，但是我能夠例外嗎？我將一杯杯膠汁匯集起來，等待凝結，再壓成膠片，已是下午了。各人挑着膠片回家去，忙了一天，已够疲倦，但是一回到家裏，出現在我面前的是那骯髒的小弟妹，

犯了貧血症的母親，破漏的屋子，空着的米缸，一大堆的破衣，我感到無比的困乏，悲哀，我的心酸了。人人都希望和平我也虛誠的等待着和平，然而和平一年多了，我們所得的還是失業，百物騰貴，一切在壓得你透不過氣來。

我們辛勞換來的工資經常不敷支出，要負擔家庭的更不用說了，除了生活痛苦之外，還要遭受許多其他的痛苦，如社會人士對我們的歧視，男女工資不平等，受沒良心的賣方虐待凌辱失業等，都是現在社會給我們的賜與。

星洲痛苦的石業女工

石業女工在星洲數量上雖然不多，可是她們

的工作是比任何部門的工作都來得辛苦。

石塊雖是掘了出來，但是一大塊一塊的，整大塊的石頭是不能拿來當建築材料，所以還得一斗斗的運到打石機上去磨碎；磨碎後，再從機器的各個大小洞中漏出來，於是工人（多數是女工）便在機下盛接漏出來的石子；再一斗斗的送到載石的汽車上。因此，女工多數是在石機下做工的，因石子被磨碎了必然有許多石灰，這些石灰飛散於天空的，飛得滿地都變成了白色的世界。假使你不是習慣了做工的工人，你初到那兒的時候，會使你的眼睛一定不能張開，連呼吸也不如意。由此，我們就可知石業工人的痛苦了。所以石業女工，多數的眼睛壞了的；特別是患沙眼。做上三四年的甚至會成眼疾看不見東西的。

割草女工的生活

柔佛割草什工，女工佔多數，都是年老的婦女，他們的生活更苦，因為這種工作是固定價錢的『公司工』，每天要做工八個鐘頭，工資方面，比較開明的園主，發給兩塊多，刻薄一點的，一天只給九角半錢工資。故此，這些女工的空餘時間，還得去拾柴，挑到市場賣來補貼生活費。

淘錫女工的生活

吡叻的淘錫女工在這舊社會制度下過着異常痛苦的生活。

她們大多數是淘錫女孩子，但並不像一般淘錫的工人，有着固定的工場和工資，她們是憑着運氣，到處亂碰的。

天未亮，她們便從溫暖的被窩裏起來，草草

吃過了早餐，有時還得清理家務，便背起小鐵桶拿着琉瑯（淘錫用的盆）跟一把短小的鋤頭，披着手巾，帶了笠帽出門。她們自己是毫無把握的，遇到一些小湖沼，泥塘等她們只有運用那短小的鋤頭，開始向地上鋤，她們在心中默禱着，把小小的鐵桶裝滿後，她們便跑到有『水流』的地方去，這時候，不管太陽如何猛烈，她們都把褲子捲得高高露出雙腿，讓它浸入水中，彎着腰！運用那靈活的雙手，使琉瑯在水面上動盪，左右搖動，讓那一團團的泥土，在水中冲散了。經過她們的洗滌，慢慢的黃泥白沙都濯清，這時剩下來，便是那黑色細小的錫米，這會使她們小小心靈中得到一些欣慰，假如不幸沒有錫米的話，那她們便是徒勞，又得另覓地方。

汽水女工生活

我從早上七點一直到晚上看不見太陽時候才回家，造成我對廠方特別憎恨！

我有一次行水蓋汽水蓋，我的放置不正，不注意蓋蓋的機器車，蓋到我的指甲整個脫出來，鮮血流得滿地，醫生是來看過，但醫生說沒有藥，還把我指甲剪斷，那時我手痛到極點，面色變了青白。後來工友們對醫生要求，他才給一點止傷藥水擦上去，我哭得眼淚也不會再流了，手一直在發抖，醫生沒有說叫我回去，我就不能回去，如我跑回家去，我的工錢又給他扣光，只好在廠裏挨過一天的痛苦，晚上才回去。

★ ★ ★



徵文揭曉

第二名

記一位女教師

文子

有人說，她有幾分優氣，可是我們學生却祇覺得她是一位可敬的教師。

我做她學生的時候，還是南洋××女校的初中二的學生。在初一的時候，教我們國文的是一位舊式派頭的女先生（我們女校裏是沒有男先生的）

她寫得一筆好字，做得拿手好詩，也會畫些工筆花卉。那時很多同學都很欽佩她。在她的影響之下，許多同學下了課，就拿了字帖臨摹，否則捧着唐詩，細聲細氣的吟哦，或拿了古文觀止，搖頭擺尾的朗誦。因此我們一級頗有「風雅」之稱。我們升到了中二，聽說這位先生不教我們了，要另外換一位從祖國新來的先生教我們國文，而這位新來的先生，却是理科畢業，年紀也比較輕，因此我們對她，紛紛猜測，而且頗有些快快不樂，預先存了偏見，以為這新來的先生，學問一定不及舊先生，至少國文方面，是一定不及的。

誰知第一天上她的課，她的態度和講解，就使我們大吃一驚。

她是中等身材，圓圓的臉，齊耳的短髮，樣

實合身的藍旗袍，粗看上去，還有些學生風度。可是她雖然臉帶笑容，她那大而清澈的眼睛，充滿着正直和熱情之光。當她向你凝視時，你會不知不覺的嚴肅起來，而且有些懷然的感覺。她在肅靜無聲的課堂中，以清楚而堅定的聲音，開始講解了。那第一課的印象，至今還深印在我腦中，她所講的話，簡直可以說，影響到我終身對於讀書的態度。

那天她講的課文是「讀書與求學」。未講之前，她先用談話的方式，問我們各人對於求學與讀書的意見，然後叫我們看作者的意見。（書中的生字等等，她並不一一加以解釋，是叫我們自己查的。她說，先生教學生，不過是指導路線和方法，却不能事事代做，務必養成學生自動的習慣）。再加批評和討論。最後，她說：「我們求學的目的，是爲了要探求真理，改善生活，不但要改善自己的生活，還要改善一般人的生活，甚至全人類的生活。因此即使在生活忙亂之中，即使在心緒煩擾之中，我們還得抽出些時間來，想些有意義的事，談些有意義的話，讀些有意義的書。當然，「讀書」並不就是「求知識」。有許多書，除了「讀書」之外，就自以爲是有知識有學問的人。那是大笑話。「讀書」不過是「求知識

「的一種方法罷了。」

她又說：「我不希望你們做琴棋書畫的才女，也不希望你們以求學爲 Routines Work 敷衍了事，一出校門，就和書本學問，毫無關係。我希望你們將「求知」與「生活」打成一片。那麼才不辜負你們做了學生。」

她的話，句句打入我們心中，起了極深刻的作用。

在她的領導和鼓勵之下，我們對於看課外書和做實驗的興趣，非常濃厚（她除了教我們國文，還教我們化學）。除了國文的經常作業，即學校裏規定的每星期一次的作文之外，她還鼓勵我們做日記，做讀書筆記，而且鼓勵我們多多的提出問題來討論，她批改得詳細極了。文字方面，改正文法的錯誤，修辭的缺點……等等自不必說。她尤其注重的，是意識和內容。她說：「如果文章沒有正確的意識和充實的內容，文字無論如何美麗，也不過像塗脂抹粉而沒有性靈的女人罷了。」

記得有一次，我犯了小小的過失，而受到學校當局的責罰，我便暗中哭了半天。又想起我早喪父母，依人籬下的苦況，更覺傷心。不免在日記上大發牢騷。以前在中一甲的時候，我也在同

樣的心情下，做了一篇作文「我的自述」。那時我的淒楚的文章，會博得教師的極大讚美。她把我的警句，濃圈密點，而且加了按語：「我也不免為你一掬同情之淚。」我以為這位教師，一定也是如此，因為她溫柔的態度，濃厚的同情，是我們素來知道的，那麼我這失去父母之愛的孩子，一定能得到她的垂憐了。誰知日記發還時，却使我受了極大打擊。她的評語是：「文字極美，但是所表現的情緒，完全是病態的。生死本極平常，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天下也極多。你的環境，並不能算最苦。比你苦的女子，不知有多少。如果你能把你那自私的（她簡直說我「自私」！），極少理智成分的愛，推廣到你更苦的孩子身上，而靜靜的思索，如何能減輕她們的苦，那麼你的愛和你的痛苦，才值得給與同情。」

她批評另一同學的日記，說：「滿紙是自憐，簡直要不得！」「自憐」是我國女子幾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病。如果你不以「自力更生」的態度來替代「顧影自憐」的態度，那麼你終身得不到幸福。」在另一同學的日記上，她寫下這樣的話：「自憐既不對，自怨也不必。你所需要的是——一種客觀的自我批評。我很奇怪，為什麼一般的中國女子，未結婚的時候，祇有兩種強烈的愛，一是對父母之愛，一是對戀人之愛。而結婚以後，也不過加了一種對兒女之愛，難道對真理之愛，對全人類之愛，在我們心中，竟佔不到一個位還麼？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有一首詩，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願你鍛鍊自己的感情——不是盲目的壓制而是自覺的鍛鍊——正視着現實，僅將戀愛視為

生活中一個項目，而不使它成為你宇宙的中心，那麼你的痛苦，自會減少，你的生活也更有意義，更有價值。」

她不但在批改日記中，糾正我們許多錯誤，引導我們走上更廣大，更堅定，更豐富的路，而且她也有系統的介紹給我們許多書。這些書是多方面的，有的是軟性的小說，有的是硬性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書。她說：「我雖然不是有腳的百科全書，但是這些書是我下了許多苦工，做了幾番揚棄而得來的結果。它是基本而有益的，至少決不會有毒。」我們南洋的女學生，多數是歡喜看軟性的小說和刊物，見了硬性的東西，就有些頭痛。她却循循善誘的一步一步引導我們走上不怕讀硬性書的路。有一次，她指着自己的頭，半開玩笑，半帶正經的說：「如果我們的頭，祇會吸收軟性迷迷的東西，而拒絕一切硬性的東西，那麼我們女子祇能稱為軟體動物。這個頭腦有什麼用？」她說的時候，態度是那滑稽，同學們哄堂笑了。但是我們全體接受了她的意見。放課後，讀唐詩、讀古文觀止的人完全沒有了。除了在操場上和在實驗室裏的同學以外，在課堂裏看書的，大約三分之二以上是看的硬性書。我初看的時候，簡直不懂，也無興趣，但是嚼呀嚼呀的，不懂的地方你問她，到後來也能看懂，也覺得很有興趣了。

我們學校，是行的級任制。她是我們的級任，指導我們一切活動，如演講、演劇、運動、大掃除、募捐——等等，無一不受她的指導。她很有演講和演劇的天才（我回想起來，她教書的空前的成功，一半也得到這種天才的幫助），又很

歡喜運動。募捐起來，也是以身作則，踴躍輸將。我們一班，自從她做了級任以後，好像小草得到雨露的滋潤，突然生氣蓬勃起來。以前「風雅班」的綽號取消了，別級的同學，都稱我們為「快樂班」，因為我們個個都康健、活潑、充滿了生氣。放課後，課堂裏祇聽見笑聲。我的身體、情緒、思想，也自覺地一天天趨向健全之路。她有一次誇獎我道：「你現在真是一個健全的孩子。你不再懷戀着過去，悲歡着現在，夢想着將來了。我知道你的悲慘的過去，其作用不過使你意志更堅強，情感更豐富廣大。你好好的努力現在吧。美好的將來，是要用現在的努力去換來的。不是你夢想夢想，天就會賜給你的。」是的，我出了學校，踏進社會以後，屢次跌倒。屢次爬起，始終不墜不響的向前進，不絕望，不灰心，這種堅韌和樂觀的培養，回想起來，真是感激她呢。

她很樂觀，也很刻苦。工作緊張的時候常常到夜半才睡。她很愛護同學，同學們偶有疾病，她總是十分關心。有些窮苦的同鄉，出不起學費，她常常暗中代出。她年紀已是二十四五，但是如生活在我們之中，和我們十幾歲的女孩子，思想情感間，毫無隔膜，她有時也有些孩子氣。例如運動時，她跳跳蹦蹦，十分高興。大掃除的時候，高興起來脫了鞋子，赤着腳，捲起旗袍，拿着拖帚，使勁在地板上擦。因此她的同事們背後都說她有些傻氣。

我們有時頑皮地問她：「先生，你為什麼不結婚？你有愛人嗎？你預備幾時給我們喜酒吃呢？」她明朗而愉快地笑着，把眉毛一揚，說道：

「我嗎？我目前還沒有愛人（她是從小就做了孤兒，到處為家的），暫時也不想找愛人。將來如果有了愛人，而和他結婚，那麼當然囉，我要請你們全體吃喜酒。」

「真的嗎？」

「真的。」

於是我們一羣女孩子，圍着她笑呀跳呀的十分快樂。這事傳到訓育主任耳中，她擰擰眉，說道：「真是老臉皮！」

但是，我們覺得，這老臉皮也很可愛呢。

到了我們畢業的一年，她依然是我們的級任。但是我們天真無邪的心上，都不免罩上一層愁雲。有的計劃着升學，有的爲了環境關係，祇得和學校生活告別，有的要做新娘娘了。我們最感到依依不捨的，是要和她離別了，因爲那女校是沒有高中的，無論我們升學與否，都不能再和她在一起。在我們舉行畢業儀式的一天，她給我們

訓了一次話。那次的印象，我至今還深深的記得。她高高立在廣場中間用桌子搭成的台上。我們一千多同學，一排排排成半圓形，立在台的前面。她穿着藍色旗袍的結實的身子，微微向後挺着。和風吹動了她整齊烏黑的頭髮。她雖然還是帶着微笑，但是她白晰的臉龐，顯得異常莊嚴。她以宏大響亮的聲音，說道：「諸位畢業同學，你們現在是畢業了。但「畢業」的意思，並不就是「修畢了學業」，不過是表示在求學的過程中，走到了某一階段罷了。你們畢業以後，有些要升學，那麼我希望你們本着以往的精神，埋頭苦幹的向上。要就業的同學，要切記不要祇把自己看作求生的工具或點綴的花瓶。結婚的同學，要切記不能將結婚作爲生活的手段或人生的歸宿，我不反對你們做賢妻良母，却堅決的反對你們做家庭的玩偶，籠中的小鳥。我們是人，是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的人。我們是十分幸運的人，我

們放眼看看，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受苦難受壓迫的姊妹們，她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甚至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我們應當盡我們的力，幫助她們，教育她們。同時，要不斷的教育自己，而且從那些受苦受難的姊妹們那兒，得到教訓。祇有在生活的實踐中，所得的知識才是真確的知識；祇有以真確的知識，來應付生活，才不致誤入歧路。我們女子的責任，是重大的；我們中國女子的責任，尤其重大……」

我離開她已有多年了，爲了奔走生活，很少寫信給她。現在她已不在那學校教書了，不知是否已找到了愛人，成立了家庭，還是「雲遊」到了別處。反正她是四海爲家，毫不在意的。我和她雖然離別多年，但是她的笑容，她的教訓，還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深深的給我影響。我敬愛的先生呀，我在此祝你康健！ 二月十五夜



你需要房子嗎？

——給爲了尋覓房子而煩惱的人們——

陸 珍

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不知有多少上海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消耗在找房子中，如果有人把這個數目統計一下的話，那一定是可驚得很。

房子的困難跟通貨膨脹一樣，嚴重地襲擊着上海，因爲房子而起的糾紛更是層出不窮。雖然

曾經有人約略統計過，如果將上海的房屋全部作合理的分配，決不會再有一間小房子中擠着六七個人以及窮無立錐之地的現象，可是統計是統計，「上海居，大不易」，事實還是嚴重地存在着。雖然當局曾經三番五次的申說，租借房子不

准收取巨額的頂費，但是沒有具體的補救辦法，「禁止」不准「還等於不說。普通一間大房子如統廂房或前樓，頂費已漲到四億到六億元左右，一幢有衛生設備的房屋，則至少非三四億以上莫屬。在交通便捷熱鬧的市區，則更不止此數了。房

屋裏賣券雖然舉行了兩次，但是幸運的是九十四個人，倒霉的却是一百九十九萬九千幾百人。他們用了辛勤所得的幾十萬元錢去購買了房屋獎券，結果是空獲了一個「幻滅的悲哀」而歸來，與幸運的人們比較起來，他們豈不是更大的多數！

在沒有錢還是寸步難行的情形下，這裏供獻給你幾個找房子的小小的門徑，雖然它並不能保證你可以無代價的獲得理想的房屋，但是祇少將幫助你在找房子的時候，少浪費一點寶貴的精神和減少一點金錢上的損失，以及由無經驗而招來的許多的麻煩。

一、在一個人遇到困難的時候，朋友是最緊要不過的援手，你試試看，和你的親戚朋友情商轉讓一部分住屋，或請他們留意介紹。假使你是單身的職業婦女，或簡單的小家庭，這一點比較有希望。

二、假使不是太必要，不要在商業區或高貴的住宅區找房子，這樣是既不經濟又不實惠的。在新開闢建屋的地區，雖然是比較偏僻冷落點，但是祇要有公共車輛經過或到達的地方，那裏常常會發現比較寬敞或廉價的房屋。

三、假使沒有直接的親戚可以租借房子，那末你尚有三條路可通：(一)登報徵求。這樣你可以有一個選擇的機會，最好是你有一技之長的，那末可以做家庭教師或其他義務工作來作為交換條件，這也是可以一試的方法。(二)注意報上出租招頂廣告(新聞報、申報等的分類廣告欄裏最多)揀你所認為合意的接洽幾家，有時雖然會碰一鼻子灰，索價的高昂嚇得你倒退，但有時也偶然有一二處比較便宜的房子。主要的是要起得早，勤於跑，否則好的房子早被別人捷足先得了。(三)多託房子捐客介紹。經過捐客之手的房子，當然比原來的要貴些，但是因為有更多的機會任你選擇，因此有時候也可以比你個人找來的要好一些。找捐客可以看報紙(報紙的招頂召

租廣告接洽處大多是捐客，如果寫着「捐客謝絕」的字樣的，他本身可能就是捐客，那末你可委託他們代覓)在大茶樓如南京路的同羽春或浙江路四馬路等的茶樓上時有捐客匯集，有時不妨去隨便洽談一番，偶或有你想不到的房子發現。

四、如果是暫時住在上海的，那末你正可不必化一大筆頂費頂房子，而可以在虹口一帶租住一種不化頂費的房子，雖然它的租金往往是以美元計算的。

五、委託捐客找房子，第一要注意的就是留心不要上當，因為是太間接了，所以被捐客說得天花亂墜的房子，有時候壓根兒就沒有這一回事兒，或者是實際上比他所說的要壞得多，它祇是一種引魚上鉤的辦法。最討厭的是一種來歷不明的房子，千萬要鄭重探聽，不可貿然的付款或遷入。最可能發生的麻煩是：房子不是本人所有的；房東不答允轉租；原住人不肯遷居；辭偽產業；有房屋糾紛的；租地造屋租期已滿者……

上海這個社會裏存在着無數的「冒險家」，祇要有鈔票可到手，「犯法」也駭不了他們，何況犯法還有大赦、保釋等等的可能，因此表現在房子問題上，更是龐雜離奇，其間如果再雜有持槍的人們，那更是有理說不清了。

為了避免這些可能存在的困難，你必須從正面或側面多多打聽。大房東，鄰居，及原居人都和你打聽的對象。看租契、房金收據等也都是必要的手續，如新建的房屋則可以索看工務局的營造執照。除了介紹人之外必須再有見識人，如大房東或律師等。但是切切注意，請律師最好是熟悉的或有強烈的正義感或服務精神的，否則你恐怕還是得不償失的。

六、至於選擇房子，各人的愛惡不同，所以條件也不同。不過下面幾點是普通應該注意的，大概每個人都然，如房子的方向、光線、空氣、環境等。所謂環境大體是指交通、里街清潔與否

，附近否有曠場或樹木，以及房屋內住戶複雜與否等。因為一個宅子裏的住戶太多，非但空氣不好，而且一定污穢煩雜，大家如果能投契的個好，否則往後糾紛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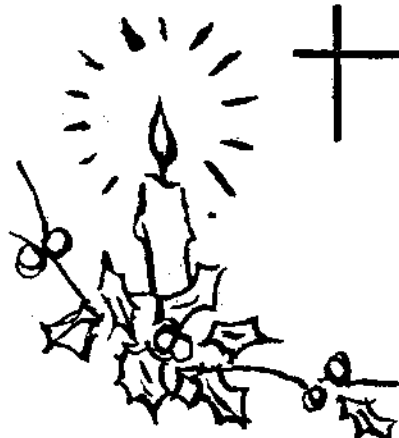
七、一切房子租金頂費大概多是可以還價的。還價的高低當然隨具體情形而有所不同，不過一般的講來，你的態度是大有關係的，你可以用比較苛刻的眼光來看房子，然後以你的意思向他提出適當的數目。或者直接與出租人接洽，或者由捐客接洽。因為捐客總是希望房子的交易能成功，因此他可能為你化費較多的口舌。而捐客的佣金呢，也是可以伸縮的，普通是一成，即百分之十，高的則有達二成，但是也可能講到百分之五以上的。

八、此外要注意講價的時候切要講好過戶費(即給房東的錢)及其他費用(租地造屋有地租捐等)歸誰負擔；如果尚有住戶的屋子，則出清住戶歸誰負擔；在房屋未出清、手續未清楚以前，切忌將一切費用付清。

九、付款時最好有担保(除非出租人有特別信用的)，否則因為頂費這東西既無收據又無其他證據，你可能把這筆錢丟在空堆裏，那時再叫冤枉就來不及。

至於契約的簽訂，以及其他的手續等，這裏恕不一一贅述了。因為這比較普通的常識。不過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三十五年四月以後新造房屋房東可以無限制增加租金的，因此如果是新屋，租期最好訂在五年以上，否則你將會被增高不已的租金所煩惱。

現在再要申述一聲的就是找房子雖然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有時候也會招來許多的麻煩和煩惱，因此在準備去尋覓以前必須要有不怕碰釘子的決心，同時要準備一個比較長遠的時期。對於上面的經驗尚有待各位的補充。



母親之光

爲紀念母親而作

· 陳 玉 俊 ·

——你們的血，照亮着路。

二十五年前的秋天，我剛從家鄉到上海進某女中，一個鄉下女孩子，擠在花技招展的小姐羣中，成天聽她們談買衣料、看電影、吃蛋糕、甚至同性戀愛、真覺得新奇古怪，瞠目不知所對。

在班中，我注意到一個十七八歲，梳辮子，穿短裙，很樸素，又和自己一樣跳跳蹦蹦的女孩子，喜歡她沒有一點小姐氣味，自然地和她接近起來。可怪的是：同學們很少叫她的名字——文，老是她「大少奶」，她微笑地扮個鬼臉，從來不發怒。我始終沒有想到有這原因的必要，很自信地肯定她和我一樣是個野孩子。漸漸衣襟掩蔽不住她大腹便便，同學們都把她當談話資料，見面就是討吃紅蛋，我感到說不出的悵惘。

畢業以後，多數的出路是結婚，相互交換吃喜酒，吃紅蛋，我也沒有例外，而且「子孫太太」出了名，成績幾乎要追上那位老同學——文。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在秋季將開學之前，文來看我，見面她這麼說：「三個孩子了，居然還去讀大學，真你的！」

「受你的影響啊！五個孩子的母親，還做着九百個小學生的校長，那裏比得上你？」我由衷地佩服她。

「今年你怎麼停止生產了，有什麼方法麼？」她好像特別注意這樁事。

「我用一種避孕藥……」我得意地向她介紹。她沒有感到興奮，遲疑了一會說：「我又有兩個月啦。」

我了解她：自小沒有母親，十六歲就去人家做媳婦。快要六個孩子的小父親，現在還在大學裏讀書。公公婆婆各人一支槍，除了吞雲吐霧什麼也不管。大的兩個孩子自己帶進學校去，小的僱了奶媽，還有三四個沒人照顧。婆婆說：「哼！賺錢；養奶媽也不够，孩子，家事，都推在我身上，自己在外面寫意。」學校裏，今年兼任校長，事務多繁忙，日間抽不出空溜回來，晚上帶着疲勞回到家，看看孩子，滿身骯髒，一個個像泥蘿蔔，有的穿件單衣索索抖，有的窩着棉袍出大汗，上午阿三跌破了頭，下午阿四拉屎在褲子裏，孩子們哭哭啼啼

訴着苦，做媽媽的還得耐性地撫慰，料理。這是多麼沉痛的一付担子！再要第六個出世怎麼辦？

我們四條緊繃的眉毛相對着，半晌沉浸在沉默裏。終於她先開口：「我想去拿掉！」

「要有靠得住的醫生，我聽說東洋醫生和德國醫生手術好。」我當時的確確是這麼回答她，完全沒有阻擋她。——可是，這一句話，我已經受過好些人的責怪，二十年來，一直咬嚼着我的心！

僅僅一星期的間隔，另一位同學來告訴我：「文很危險，在醫院裏……」我們急急奔去看她，她已昏迷不省人事，蠟紙一般的臉，鼻管隨着呼吸急促地張翕。她丈夫痛苦地告訴我們：「她偷偷地去墮胎，誰也不知道，回來了，仍和平常一樣，料理家務，照顧孩子，大前天晚上，她替五個孩子洗完澡，她說：『大概蹲在澡盆邊的時間太久了，忽而下起紅來。』其實已經開始在血崩，她還不肯說，等到昨天，我看情形不對，送她進醫院，她才說實話，已經太晚了！」我像觸了電，眼淚，撲簌簌地掉下來，文

正在囁語着：『今天報名有多少？』

——三囑，你不好打妹妹……』我逃出了病房。

文，已經去世二十年了，這故事，永遠在我心上，在我眼前，儘管時代已相隔二十年，中國婦女的命運，還沒有改變，這故事，還在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在中國，目前的環境，它會強逼或者引誘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去早婚；可是，它決不輕易允許一個已婚女子去求學，就業。女孩子啊，千萬要當心！

它，儘量壓迫婦女回到家庭去，試問：一個自覺的女孩子，她已經認識自己的的確確是個人，她要享受人應該有的社會生活，怎麼還願意做家庭奴隸？即使倒退一萬步，回到了家庭，「巧婦難為無米炊」，叫她又往那裏去？

於是，勇敢的奮鬥，對環境反抗，然而，家務要自己管，生兒育女少不了，一個職業婦女，既是主婦，又是母親，怎不使她走投無路，疲於奔命？！

托兒所是這麼少，收費又是那麼貴，孩子生病還要接回來，母親們眼望着托兒所的大門，躊躇，徘徊！

年青青的母親懷了孕，怎麼算

不得喜訊？生產前後要告假，告假，當心丟掉飯碗，生下孩子，還要多負擔，做母親，談何容易？

二十年前，文不能解決的問題，到現在還遺留給每個母親。

某太太憤慨地說：『在中國，合理的節育不能算罪惡。應該廣泛地宣傳，提倡。』對！假使文早知道了預防的節育法，又何至去墮胎，如果墮胎不犯罪，又何至偷偷地不讓人知，不敢休息，以致誤送了性命！

我們的環境是這麼不合理。但是，在世界的另一角，「保護母性」，「獎勵生育」，母親有職業，孩子有托兒所，產前產後有十個星期不扣薪的休息，產科醫院免費接生，甚至於嬰兒的尿布也有配給，生育孩子是母親的光榮，五個孩子的母親得獎章，十個孩子的母親是母親英雄。文假使生在那個世界裏，怕不是個母親英雄！

文和許許多多的母親，為這不合理的環境所吞嚥了！然而，她們的血光，照徹着一個美麗的遠景。活着的母親們，大家攜起手來，用自己的力量，解決自己的困難，托兒所太少麼？免費接生沒有麼？產前產後不得休息麼？……一切自己來，為自己，為下一代，邁步迎接那個美麗的遠景吧！

營火燃燒了

編輯先生：

爲了紀念「五·四」文藝節，本市各大中學一百五十多個單位會假交通大學球場舉行了「五·四」營火會，那是個得紀念的夜晚。在廣場的中央，熊熊的火焰燃起了，三萬餘的學生圍坐在周圍，由主席團的領導，大家唱起學生進行曲來，整個的會場除了嘹亮的歌聲外，沒有一點嘈雜的聲音。主席宣佈開會，報告的大意，是「五·四」是我們無數爭自由追光明的人民大眾用血肉頭顱填出的道路，但是在廿九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在過着無自由無保障的黑暗生活，我們今天紀念「五·四」，應該繼續走完「五·四」的道路，「光明總是屬於我們的，看前面那一堆光燄萬丈的營火，正象徵着我們的前途。」三萬餘對炯炯的目光都投向那火柱，而熱烈的鼓起了掌聲。接着是三個人朗誦了「五月的夜」，描畫出種種五月的黑夜裏非人的生活，他們用顫抖沉痛的聲音喊出被迫害、被摧殘的慘狀，用堅毅、剛果的語調，喊着反抗復仇的呼聲。朗誦者用充滿了悲痛、憤怒的感情讀出來的每一句句子，震撼着每一個人的心靈。化裝表演有「打倒袁世凱」，「人民解放的日子」。

當他們高舉着兩幅代表封建獨

裁與帝國主義者的肖像，放到火中燒起來時，火星在滿場飛舞起來，幾萬片掌聲也劇烈的響起了。當中有大夏同學報告「五·三」受難的情形，滿場傳來了響應支持他們的聲音，後來由主席團領導宣誓爲自由民主奮鬥到底，全場沒有一個人不舉起了他們的左手。接着又有很多人團體向大夏同學獻出了旗子，向他們表示敬意與鼓舞。

孟憲章先生演講「美國扶植日本問題」，他很科學化地以統計數字報告了美國扶植日本的實例，還有一篇朗誦，說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兇殘，並喊出了我們必須立刻制止日本再度向我們侵略的野心與可能。接着大家又宣誓了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當中有一點時間的空隙，立刻就響起了雄壯的歌聲，有「團結就是力量」「義勇軍進行曲」「別讓他遭災害」……等，大會自始至終，都保持着莊嚴、無畏、活潑的年青精神，從每一個報告、歌聲與表演中，都表現出幾萬顆心緊緊地連繫着，更表現出他們底非常堅定對追求光明的信心！幾萬個心像營火一樣的在熱烈地燃燒、跳躍，直到十時半才非常有秩序的散去。

讓我們把這個夜晚永遠懷記在心裏吧！

景容



徵文佳作

在成長中

黎華

「太可怕了！英姊，你看見了沒有？那個給機器軋斷手臂的女工，她正發着高熱，血紅的眼睛，睜得跟銅鈴一般大，她要活呵！」

「她的家太窮，是的，她太窮，不能立刻繳出手續費來；廠方是不會把工人的命當作一回事的，拖延醫藥費有什麼稀奇；但是我們這兒是醫院，不是刑場呀！爲什麼標榜『替工人服務』的招牌的院長，連這點慈悲的心腸也沒有？瞧着我們服務的對象，在受熬煎，甚至性命攸關的當口，都不肯通融一下，到時候，可憐！她爲流血過多死了。」

「這是誰殺了她？是誰？我恨我自己沒有能力去救她，我似乎覺得我這雙手也染上了罪惡；英姊，我受不了，我不甘心再去看護那班閻人們了，就在這兒久了，會把我逼瘋的！」

楊樹浦一家「工人醫院」的女護士鳳，在走廊上跟她的同伴余護士長絮絮談着，她是太激動了，眼角淌出熱淚，她可懶得去擦，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

又在淚光中映現。

「鳳，你得忍耐，你年紀輕，說話該留神點兒，小心給人家聽去，回頭告訴了院長，又是麻煩！」余護士長忙摸出自己的手帕，替鳳擦乾了淚，小聲地警告着她。

「年青，不錯，然而我也經歷過不少事，爲什麼讓我看到受到的全是不平呀？」

鳳是個具有着充沛的熱情的廣東姑娘，黝黑的皮色，瓜子臉，略陷的大眼睛，筆直的鼻子，和弧形完整的嘴唇，配着細長的身材，夠稱得上美好罷！

不幸她三歲死了父親，親戚們就喜歡在背地裏批評她：「命硬」「福薄」，而且暗示他媽去送掉她，天哪！做娘的會捨得嗎？媽媽只有加倍珍愛她，賭氣拒絕了他們的救濟，情願靠自己雙手勞動所得的錢，來苦苦培植這顆掌珠。戰前生活水準較低，鳳的媽替人家幹縫洗衣服的活，夠母女倆省吃儉用了

苦於自己是個「亮眼瞎子」，媽媽掙扎着白天上工廠包糖紙，晚上戴起老花眼鏡縫衣，一定要送女兒上學去唸幾年書。

小學畢業那年，爲了減輕慈母的負擔，她進一家手工灑花（戰前有一時很流行，在高貴的綢緞上洒金粉銀粉花以代綉花）舖子去工作，老闆是個四十左右的美術師，他能自己設計花樣給女工們複繪；大約是藝術家的審美力特別敏銳罷！第一天他就在旁人面前批評說：「這位小姐的臉龐線條分明，很 nice。」

「從此處處對她表示『親善』，不但時常關心她的飲食起居，還在夜燈下，醇厚授她繪畫的技巧。那個人的講話，也許是經過一番「訓練」的，是這麼溫柔動聽；年青的鳳呢？入世未深，完全接受了他的「好意」，她佩服他的學藝，心靈深處，竟奉他像上帝一樣的神聖。

老奸巨滑的家伙猜透了小女孩的心

思，靜待魚兒上鉤來，正想一把擒住她，誰知半路却鑽出個「程咬金」——「關」在鄉下的太太，得知風聲，以爲他們已經同居，這一怒非同小可，趕到店裏，撩起衣袖，準備大打出手；走來不問清紅皂白，先打了鳳一記耳括子，高聲罵她：「不要臉！爛污貨！狐狸精！」，一面直把屋裏的東西摔得亂七八糟；鳳的頭差點給一隻大瓷瓶擊中，奇怪的是她一點不去驚動她那位寶貝丈夫，而他呢？安穩的坐在一個屋角裏，不但不出來講話，瞧着鳳那副可憐的窘態，還縮着袖，在嘻嘻的向他的太太陪笑臉。

這一次的侮辱，警醒了鳳的迷夢，看清了她理想中的「好人」是個什麼東西，同時也第一次認識了人性的醜惡；乘混亂中，她毅然離開了這舖子。

發狂一樣的直向前奔，滿肚的委曲，向誰去訴？茫茫人海，誰會理會她的遭遇？誰會同情她的痛苦？而訕笑她的，却不乏人在。這場風波，不久一定會變成街頭巷尾的談笑資料，還會加油加醬的編點進去，閒人們一向是抱「損人唯恐不及」的態度的。

在黃浦江邊徘徊了一晚上，她幾次想跳下江去，但是她聽見她那白髮蒼蒼的母親在呼喚她，她猛悟到世界上還有一個最愛護她最瞭解她的人在，她要爲親愛的媽媽活下去。

「八一三」中日開戰，應着需要，上海後方醫院如雨後春筍般設立起來，招收大批的醫護人材去工作；鳳本着愛

國的熱忱，也參加了進去。

經過數星期的護士急救訓練，她學會了簡單的技術，她可以照料傷兵了，雖然工作很吃重（戰事特別緊張，傷兵特多的幾天，大家就日夜沒得閒），然而大家却絲毫沒有怨言，她覺得為求祖國的解放，個人犧牲點就什麼，她對那班掛彩的英雄弟兄，特別感到親切和興趣，換傷口，縛繃帶，寫家書等做得那麼體貼又周到，同時更鼓勵和安慰着殘廢的將士，所以院裏的人們，一提起她的芳名，那個不誠心地贊「好」？英就是在這時候認識的，她們是工作上的好同志，同時也是感情上的好朋友。

國軍從上海撤退，後方醫院結束，這兒大部的工作人員都志願隨軍遠行，英是其中的一個；鳳開始也報上了名，但當一聽到人家談起往後的日子裏他們將出入烽火線中，路上可能遭遇到點什麼樣嚴重的困難，以及內地物質條件的匱乏，她內心起着劇烈的戰鬥，猶豫，徬徨，終於從隊伍裏退縮了，英雖費去不少的唇舌，激勵她同去，而她却以離不開媽媽為藉口，在「孤島」裏耽了下來。

做偽手裏的日子不是好過的，鳳的媽媽的包糖工廠歇了工，縫衣服的生計也清淡了，不得不去另謀出路。母女倆在這段時間內曾經搬過小窩食雜，常過警察流氓的敲詐，吃白食；搗過杜米，挨過東洋鬼子的鞭子，沒給狼狗咬死才算大幸呢！吃得苦，穿得爛那不用說，可惡的

是病竈又糾纏了上來，「病」對窮人似乎是特別的有緣，媽媽到底有年紀了；又不斷受着凍餓的侵蝕，病倒也是意料中的事，但是吃手腳飯的人，那來延醫服藥的錢呵！只好「聽天由命」。

寒熱總算沒幾天就退盡，人只是沒力，一點也不能走動，形成缺乏營養的癱瘓症。

好心腸的鄰居伯伯，不但白天肯幫鳳照料老母，還介紹她上一位姓林的私人醫生那兒去做實習護士去。

這是個家庭診所，內外只她一個護士，身為「實習護士」的她，除了洗滌器具，提藥包，寫掛號單，更要聽電話，記體溫報告，做助手，那位林師母呢？還有額外的吩咐：

「鳳小姐，小弟在樓上哭了，請你去抱抱他。」

「真討厭，朱師母又來邀我打牌了，這件絨線衣服怎麼辦？鳳小姐，你幫我編編罷！」

侍候得偶不稱心的時候，還要指桑罵槐的來一套。

從早晨九時到晚上八時，白天整整十一小時的工作，晚上有急診的時候，還得午夜落起來。

既有「實習」之名，待遇當然非薄，名義上是供膳宿，但是祇睡在閣樓上，此外只有一點鞋襪錢——C.R.B.十萬元（當時米已買到七八十萬一石）了。

唉！怎麼養活病弱的老母呢？只好每晨六時趕出去送二小時的報，以這些

收入來貼補；因此還常遭林師母的白眼。勝利消息傳來，萬民歡騰，鳳更歡欣若狂，奔回家去報告母親，老人家興奮得直從牀上跳下，不爭氣的腳，差點兒害她摔了一交，奇怪！她的腳也真能自由行動幾步了。鳳投在媽媽懷裏笑着說：

「我們勝利了，我們有好日子過了。」

希望！太多的希望！在光天化日的天下，鳳相信一定能夠很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國家是一定要像她們那樣的「主人」的。

但是天上飛來的，地上起來的才是當時的「大英雄」，黃金美鈔祇配在他們的袋裏有；鳳的希望呢？不久就成泡影了，她不過做了一場甜幻的好夢！勝利以後，接着又是內戰，物價扶搖直上，法幣貶值，她那點可憐的收入已不夠買份雜糧養娘了，老人家在沒有完全恢復健康前，不得不撐起腰樑重新去擺一個小攤頭。

市府爲了「整飭市容」，勒令各攤販停止營業，引起了全上海的軒然大波；鳳的媽媽這一警棍，竟暈了過去。

這一場病可非同小可，她日夜在牀上喊着：「痛死囉！頭痛呀！」沒出三天，在一個苦風淅雨的晚上，她永遠離開了這苦難的世界；臨終時她對她的女兒說：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爲苦人做一點事。」

鳳現在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了，歷次的創痛，傷了年青的心；她悲傷哀悼着相依爲命的母親，然而更多的是憤恨，她恨起這社會，也恨起這裏的每一個窮人，爲什麼他們都要跟她那麼個善良的女孩子作對呢？她真有些想不通。

偶然在街上碰見了英，她是剛從內地回來的，她還是十年前的她，修短的

頭髮，樸素的服裝。她現在在楊樹浦一家醫院裏作護士長，那邊是工廠區，所以大半病人都是工人們。

聽了鳳的訴述，她表示萬分同情，並且鼓勵她決不可消沉下去，應該時時想到她媽的遺訓。分手時她答應她盡可能在自己工作的醫院裏，代她謀個護士的職位。

進了「工人醫院」，鳳又重新回復了工作的熱誠，在她眼裏，工人們飢餓潰爛的手腳都是親切可愛的，她每次細心地替他們的創口洗滌，輕捷地包紮，經常跟他們談着各種各樣的事情，或者詢問他們的家常。病人們像過去的傷兵那樣的親近了她，敬重了她，像姊妹兄弟一樣的愛護着她。

但是同時她悲痛地觀察到醜惡的一面：院長跟某一位主任醫生對窮病人的態度實在是大傲慢了，動輒大聲叱罵，對於這類事情，鳳感到不平，尤其類似這一天，因爲沒有錢，就延誤了病人致死的慘況，更使她感到噴血難受。

這些日子來，英是她的導師兼益友，她遇事也只有這麼個人好商量，有話也只有這麼個人可傾訴。

英伴着她一邊走，一邊拍拍她的肩膀慢條斯理的勸慰她：

「在今天的社會基礎下，我們的職業裏不會有桃花源，我們要在本位上工作，去逐漸探究不平的根源，同時也要磨練自己，充實自己，培養自己工作的能力，更得幫助身邊的人這麼做，只有大夥兒成長起來時，一切才能真正合理化。鳳，你有正義感，有熱情，肯做事，耐勞苦，不過往時的生活圈子太狹小，你隨時該找機會擴大才對呀。」

「是，是，是，成長起來！我要成長起來……」鳳若有所悟的。——「你已經在成長起來了。」——鳳仰首展望着前面，見到許多工作等着她去，她睜大明亮的眼睛，要迎接上去，微笑的臉龐，第一次透露着煥發的陽光。



婦女教養所

葉琴

出賣靈魂的，被家庭遺棄的，離鄉背井的，甚至是無家可歸的，那一大羣苦難的婦女們在這裏相會了，她們的每一個生命裏，都有一個新奇不同的故事。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這帶有侮辱性的名字應改為：

「不幸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在這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裏，女子處處地方是不幸者。她們受盡了帝國主義和封建的雙重壓迫，父兄們早就當了砲灰，現在又遭逢到了自己弟兄們的相互殺戮，從烽火遍地的故鄉流浪到繁華都市——上海。那兒是她們的家？何處是她們的歸宿？流浪！流浪！

年幼無知的弱女，善良的婦女，受着利誘威脅，被姦污，被引誘，被拐賣到妓院淪為私娼暗妓，整天被逼在出賣着她們的靈魂。

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記者好奇的踏着輕鬆的步子，向着上海市婦女教養所走去。沿着泰興路，找不着所要訪問的場所，好容易在一個弄堂門口的白牆上見有藍色的字樣，但是它已被太陽、風雨吹打得模糊不堪了。沒有誰會想得到在這裏面收留着這許多苦難的人們：出賣靈魂、操着皮肉生涯的娼妓們；離鄉別井的難民；迷途的羔羊；被家庭遺棄的婦女；甚至是無路可走自己去投奔的婦女們。

年青而爽直的沙養蘭所長領導着我們經過了一間大大的教室，在這個教室裏嚴肅的坐着不少身穿灰衣，面呈菜色的女人。在聆着黑板上的單字。

「她們在受強迫識字教育」。沙所長解釋着。又有誰會想到，大部份的她們，在未會穿着灰色制服

眼前，是個頭上插着美麗的花朵，面上搽着白白的脂粉，塗着紅紅的胭脂和口紅，身上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打扮得像新娘娘似的，以笑臉及輕浮的舉動接待過她們的客人？

「太陽下山明朝依舊爬上來，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的開……」的歌聲從另一間較小的教室內傳了出來，裏面坐着幾十個年齡較小約十幾歲的女孩。從她們輕快的歌聲中，可以聽出她們是很高興的在過着愉快的生活。

「只有她們這些孩子們的心地，才是天真和最純潔的。她們切望着要讀書、識字、唱歌，和那些只想逃出去的大懂事的妓女們，恰正是相反。因此她們的管理也較容易。」所長介紹着說。

這兩間屋子內有大得頭髮花白可以做祖母的婦人，小的甚至鼻孔下還掛着兩條鼻涕。十四歲到四十五歲是所裏收容規定的年齡。

再走出來，是一個大而空的工場。

「此地本是一個工場，有二百多架縫紉機，給所裏的婦女們訓練及工作而用的，可是因為有工場而用有男技師，使這裏不守本分的娼妓們都不安分起來，以致常常發生男女之間的不好的行為。因此這裏的工場暫時停頓着，以後當然要想法恢復的。」

「為什麼不能聘用女技師呢？」我這樣想。

「這是小小的醫藥室。」沙所長指着一間小屋介紹說，「如所內的婦女受有微小的傷時，這位戴小姐可

以替她們敷藥、包紮。你不要看這兒有着很多的瓶罐，以為設備相當完全，其實這裏面全是空的。」

然後我們走到了她們的寢室。除掉有牀的寢室外，另外的就是鋪滿着地舖的寢室。

「這裏是最簡陋的場所，一個小小的圈子就完全將所有的都看到了。」所長又謙虛的說着。

「婦女教養所裏共有多少人呢？」

「在去年七月正式成立時，被收容的婦女只有二十餘人，可是現在已增加到二百多人。」

「這兒收容的婦女是怎樣來的？」

「在禁娼禁舞的聲浪中，大多是警察在街頭捉到，而由警察局裏送來的私娼，或是自殺未遂的婦女，也有濟良所送來的。更有是她們自己投奔來的，這大多是一些要上進的女孩，她們希望在那裏得些有用的知識，雖然她們也有家，可是她們都不願意回去，她們的家大多是很貧窮的。」

「最多的是娼妓，佔全部的百分之四十，其他無家可歸的難民，無處可投奔的流浪兒，被丈夫家庭遺棄的婦女、迷途的女孩或其他受虐待的不幸的婦女都有。」

「她們平常在所裏受些什麼教育和訓練？」

「這裏有教職員男女共二十二位，上午給她們受的是知識的訓練，包括強迫認字教育，灌輸國父遺教、人生觀念、常識、婦女問題、家事、音樂等；下午完全是些技能的訓練，如縫紉、編結、刺繡等。我們一方面還講做人的道理給她們聽，將她們比作一塊染有污點的手

帕，教師們是在替她們洗去這些污點，使她們成了一塊潔白無瑕的手帕。使她們都澈底懂得、明瞭她們過去的一切是不對的；出賣靈魂的生活不是正當的職業，自殺不是唯一解決問題的方法，進入所後，都希望以後能去做一正當的人。同時最主要的是使她們都能獲得專門技能，以謀出去以後的獨立生活。」

「妓女們被送進所裏後，對她們身世調查沒有？」
「每一個進所的婦女的身世，都得經過詳細的調查，對於她們本人，也要經過相當時間的談話，可是就沒有一個娼妓能說出真心話，都是盡她們可能的假造出一大篇謊話來搪塞逃避。」

「她們是否永久不能出去？」

「平時她們是不能出外的，但每星期有一天，可以允許她們的家屬來探望，可是有許多天真的女孩，她們都不願她們的家屬來探望，更怕領她們回家，總對她們說：『我在這裏很好。』只要有正式的舖保及人保來領，所裏經過對保調查後，總是交保出所的。不過在去年年底時，妓院內有人來準備保大批人去做生意，可是所裏未曾答應他們，以致遭了他們的懷恨，密告我，時常有流氓來所裏找我的麻煩，幸虧有警察局的幫忙，否則我真要挨那些流氓們的打呢？」

正在這時候，周組長帶了一位身穿西裝的中年男人，後面跟着一個年約四十歲左右，穿得很整潔的矮小女人，有禮貌的向着所長及組長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禮。經過說明後，才知道這個女的是前幾天為家庭糾紛由鄉下出來而投黃浦江自殺被人救活後送到所裏來的，現在由她的表哥來保她出去。

「你下次不該再自殺了，你應該拿出你自殺的勇氣來，奮鬥下去，找點事做做。上海有你的表哥照顧你，你不是舉目無親的人。出去後，希望你好好的做人，有空回到你的家——教養所——內來探望我們，報告一些你的近況，我們非常的歡迎，因我們是很惦念着你們的。」

「在她要走時所長熱忱的鼓勵着她。」

「這裏的娼妓，是否都有性病的？」

「有的妓女被送進來的總患着很嚴重的性病，在她們坐過的一隻椅子上，總留有一攤水。這是警察局內送來的，送來後，他們就算完了他們的責任了。」

「這麼嚴重的性病是傳染的，怎麼可以送進所來呢？」

「警察局要做的是禁娼，捉未登記的私娼。醫治並不是他們的事呀，所以他們便送了來。」

「怎麼會有婦女教養院的？」

「最初是市參議會發起辦的，去年正式成立時是由陳震影女士主持，九月內我才到上海進所當訓導主任，十一月因陳女士的去職，才由社會局長請我做所長。」

「所裏最感困難的就是對所內婦女的管理法，她們雖然每個人有着一個新奇不同的故事，可是也就此每一個得採用一種管理法，這是多麼困難的事啊！每天所內都有事情發生，不是有犯規的不聽教師訓誡的，就是有人夜裏從窗口、牆上、屋簷上逃出去，雖然所裏有着四位警衛。娼妓們也許是經歷得太多，太懂事了，很難和她們講得通，不管你費了好多的口舌和力氣。同時她們又是那麼地貪戀於過去的生活。她們總是把我們當作仇人似的，以為我們是關她們在裏面的，不讓她們自由。甚至有的娼妓會說：

「我們誰願意待在這裏面，吃穿都苦得要命，那及得上我們在妓院內的舒服日子呢？要吃蝦仁麵，我們的客人就叫了麵來給我們吃。」

「有時候她們看見飯桌上的菜不像樣，品行壞一點的婦女，就將桌上的碗筷統統摔在地上。這樣她就覺得受罰，打幾下手心，或將飯倒掉。你還未叫她伸出手來時，她的手早就伸在你的面前，打兩下又不痛有什麼關係呢？她們已不知什麼叫羞恥？因為她們在妓院內受老鴇的毒打，這勝過這輕輕的兩下手心呢？雖然出去也有是找

着正當的職業，有的從良而結婚的。但有的娼妓出去後，她們就密告我，說我貪污，盜賣公物甚至於吸毒。所裏每月由政府撥款每收容一婦女十五萬元副食費，這還是最近通過的，可是至今還未發下來，上個月只有五萬元一個人。社會局津貼食米大人卅斤，小人每天十四兩。辦公費每個月僅五百多萬（現在比較高些），試問這錢要維持這所已不夠，還要在外想法透支，那兒還有錢貪呢？」

「說盜賣公物吧！物資供應局配給的物品明明都堆在工場內。至於說我吸毒，那才笑話呢？我從小就像個男孩子野得很，父親是軍人，我一直在軍隊中生活着，騎馬開槍都會，我也畢業於貴州大學社會系，受過相當高的教育，現在被這種事情麻煩得身體雖已瘦了好多磅，可是也不至於就吸毒啊！」

「所以我覺得灰心得很，原想為解決婦女問題出一點力的，可是反而吃力不討好，希望另有高明的人來辦理吧！」

沙女士是非常的健談，已經是吃午飯的時候，記者也不好意思再麻煩她下去，因為警察局、社會局不斷的來電話，同時她還得出去接洽事情，就此告辭了出來。婦女教養院究竟是不是受難婦女們的天堂呢？假使是的話，她們為什麼又想法子逃出來？甚至放火要燒掉它？不是的話，這又該怎麼說呢？在歸途上，我不解的思慮着。

「婦女」合訂本
為優待讀者起見仍照原價發售

第一卷	十五萬元
第二卷	二十萬元
另有 第一卷 第二卷	全套發售
第一卷	十五萬元
第二卷	十五萬元

如欲購買請電三四九二四，或郵匯上海
江甯路四九五號「婦女」發行部



衣服的清 潔與保 藏

志 暉

有人說
現在的社會
是「只重衣
衫不重人」

因此爲了被人「重」起見，寧可在家裏吃着滿夾沙子的黃糯米或住着不見天日的三層閣，但出去的時候倒要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當然我們並不贊同這樣的觀點。但我們雖然不講究衣服的華麗，在可能範圍之下，清潔和整齊是極須注意的。親愛的讀者也許你也很想到這一點，可是因爲不得其法，所以穿出來的衣服總是灰色的，不清不楚，好像沒有洗過一樣，沾上了一個油膩污漬又無法去除掉，拿到洗衣作裏去呢，又覺得太不合算，那麼這裏可以告訴你一些簡便的方法：

衣服的清 潔

普通所謂衣服的清 潔不外乎灰塵、油膩、汗垢或特殊的污跡，清潔的方法看衣服的清 潔衣料的品類而不同：

冬季穿着的衣服如呢絨棉袍、襯絨袍、西裝、大衣等，除有特別的污穢或污跡自己洗濯不便須送到乾洗店去以外，多數的衣服我們都可以自己清潔，首先把灰塵仔細刷去，這個工作應該應用於冬季每天穿着的衣服，遇有污跡污穢，那麼察看一下什麼污跡，汚泥跡，須待乾燥後用手小心揉搓，然後用刷子刷去汚泥，切不可心急，沾染濕的時候就去洗刷。(一)油漬，則用揮發油拭去，放在通風處吹乾即行。(二)燭油漬

，可用一張吸水紙蓋在漬跡的上面然後用極熱熨斗熨之。(三)油漆漬可以用火酒擦去，柏油漬可用火油或酒精擦之。(四)膏藥漬可用酒糟或火酒擦之。(五)鐵銹漬可先拿熱水弄濕銹染的地方，然後滴上少許醋酸，則銹漬自能除去。(六)水菓汁漬可用礫砂水和以阿母尼亞水洗淨。(七)酒醋醬漬可用礫片擦之。(八)霉漬先放在日光下晒然後再用刷子刷去，先刷後晒，反不易去；有些霉漬須用阿母尼亞水(藥房可買)擦除，但須注意用化學藥品擦除漬跡切忌過分以免有損衣料的品質或色澤，同時更要注意的各種污穢染了最好立刻設法除去，久之任何污跡都不易去掉，平時多洗濯，頸項手等保持清潔也是衣服清潔的積極方法。

內衣或春夏的衣服都是單薄的，除特殊容易褪色的以外都可以經常地濕洗，但無論洗何種衣服先要察看一下什麼特別污穢地方，或有污跡應先去除然後在水裏過一下先除去灰塵後，再擦肥皂，洗濯絲織品的衣服須用手輕輕地搓洗，其他的衣服不妨在搓板上擦擦被單等可用板刷刷之，要注意的是，用水必須過得十分清潔，並且白色的衣服最好在磁盆裏洗不要用木盆洗，然後曬乾，易褪色的衣服應反覆或陰乾，再摺平或用熨斗熨之。

單衣上染墨漬普通是用飯和之揉洗，或用半夏、杏仁、生白果搗碎揉少時也可以去。至於血污衣切忌用熱水洗，應先用冷水浸之，普通再以肥皂擦之

搵洗即可，否則須用萊菔及慈菇片擦之。

洗小孩穿的法蘭絨衣服時可到藥房中買蘇打少許，塗在法蘭絨面上浸在濕水肥皂液中，用刷子刷洗，再用水過清，取出時不可較得太乾，曬乾後用熨斗平之。以備穿着或收藏。

洗絨線衣或絨線最好放在用溫水溶解的肥皂粉溶液中輕輕擠，不可使勁搓洗，水過清後也不可較得太乾。

洗絨氈時如能在皂液中加阿母尼亞水少許則可使氈上的灰塵，污垢容易去掉。

洗易褪色的衣服時如能加入食鹽少許在水中則能減少退色的成份，同時須注意褪色的衣服應單獨洗，擦肥皂洗淨後立刻用冷水過清在通風處涼乾不能久放在肥皂水中或等其衣服一起洗好後再去涼乾。

此外洗衣宜勤，太髒的衣服不易洗清自來水或雨水等類水適於洗衣，切忌用乳水或其他硬水。

衣服 的保 藏

當此春末夏初的時候正有一大批的冬季衣服需要整理一下收藏起來，這是給予主婦們一件細碎麻煩而很須注意的工作。往往有許多很可以穿上好幾年的衣服，因爲保藏不得其法而損壞了衣服的本質，豈非可惜，現在把收藏衣服時應注意的幾點寫在下面。

無論收藏什麼衣服都須注意摺疊須平挺，單衣內衣除洗濯須十分乾淨外更須曬得十分乾燥，然後俟冷後放入箱內

放些樟腦丸。

呢絨棉袍，襯絨袍西裝大衣等冬衣在收藏之前須檢察一下是否清潔或特別需要去洗衣店乾洗的，至於浮面的灰塵或油膩可以自己洗刷一下，曬一天或半天後再收藏起來，冬季的衣服更須多置樟腦丸。

皮衣，最好在黃鸞天以後的一個晴天裏把它曬得很乾，在屋裏涼得很透後夾入用紙包好的一小包、一小包的樟腦再放進箱子裏。注意：皮衣必須涼透後收藏起來，否則熱氣易使毛脫落。

海虎絨與長毛駱駝絨大衣不宜摺放在箱子的下層，因爲毛壓倒後必須送到店裏去弄，很費錢，最好把它曬乾涼透後掛在衣櫥裏，口袋放些樟腦，外面再做一層布套以免塵埃侵入。

至於蘇織品和絲織品等比較硬性質料的衣服也不宜放在箱子的下層，因爲這樣容易壓壞或具深裂的縐痕，如果能在這種衣服裏面套一件棉織品的衣服比較可以免除這種損壞。

白色的衣服與有色澤的衣服最好分開或另外用白紙包好，容易退色的衣服也應用白紙與其他衣服隔開。

收藏衣服的箱子最好是真皮製的，其他木製的籐製的板製的竹製的，當然也可以應用，但是若經濟情形還可以，切忌用竹或籐製的箱子，因爲潮濕和塵埃太容易侵入也許會貪小失大，呢絨毛織品或絨線、皮衣等衣服最好是放在樟木箱裏，因爲這些衣服特別容易蛀壞而且價值又高，損壞了一件真是經濟上的一大損失。

關於衣服的清 潔和收藏，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要注意的，初初當家的主婦們或素不經心家事的小姐們也許很需要這樣的經驗。

化醜為妍的整容院

陸以真

你可碰到過整容師

一個眼臉腫、鼻樑下陷、嘴唇缺裂、兩耳捲單像「十發全」一樣的人，如果經過美容整形師的改造，他還可能變成一個容貌清麗五官端正的人。這樣的事實，你是不是相信？

那是在不久之前，新疆歌舞團在上海演出之後準備赴台的時候，報上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一個小新聞：「維族之花」康巴爾罕女士懊悔她沒曾在上海的時候利用足夠的時間治療臉上的麻斑。

科學的發達，已經使人類逐漸掌握了克服自然的技術，如果沒有戰爭，人類不必用許多心思去製造戰具，那末這幾千年來，人類的福祉不知又增進到如何的地步了。這是不堪想像的事實。

當我們最初聽到面容、骨骼可以改造的時候，或者會感覺到太為驚奇，然而事實上，整形在現在的治療科學上，已經應用得非常地普遍，尤其是關於面部的整形，因為它大多是屬於生理方面的，因此也比較容易收獲效果。

挖肉補瘡的整容

好幾個讀者來詢問過我們關於麻斑、塌鼻或者斜眼等等的補救法，關於美

容整形這一件事情，懷着濃烈興趣的，或有需要的實際。其實，在可能的條件下，誰不憧憬美？誰不追求美，誰不崇拜美？在這裏，我們就將整容這一門技術作一個簡略的介紹。

整容院裏最引人注意的是那高掛着的手術前及手術後的二種不同面容的照片。幾乎有一半以上的人我們都能夠熟悉，並且可以指出他們的姓名來，那末多是一些影劇從業人員，或者是女的歌手等，並且在候診室裏，我們也偶然可以碰到幾個熟悉的影人。

面容的美麗不能決定一個人在藝術上的成就，那是不容強辯的，但是如有一副玲瓏深沉的大眼睛，一個挺秀的鼻子，一張端正的嘴巴，一個富於表情的面龐，那末在演技的發揮上，他將有更多的方便，那也是不容否認的。因此美容整形院必然的吸引了大批的影劇從業員顧客們，他們去整容師那兒改造雙眼皮或施高鼻術，或改正下顎部等。假使我們曾經留意過一下的話，那末就可以記起白楊、白雲、龔秋霞、胡楓、童芷苓、王熙春、顧蘭君、金素琴等，這幾個影人本來都是單眼皮的，經過手術才改成了雙眼皮，並且好幾個影人還同時施行過高鼻術。

整容院裏所做的手術最多的是：改雙眼皮、改正斜視眼、坍塌眼、施高鼻術、補瘡疤、改正耳形、面廓等，間也有做酒窩、改厚嘴唇為薄嘴唇、割狐臭等等，不過這些都比較少。

一個患斜白眼的人，即使他如何誠心地聆聽着別人的談話，對於這些話的內容表示着同情，但別人却覺察不出他的誠意來，因為他的眼睛不允許他自由地表情——這是如何悲哀的事情！但是假使他能夠碰到一個整容師，那末他便能夠把他的眼球四周一根變弱或過強或麻痺了的筋補正——他的眼睛也就從此可以「正視人生」了。

胎生的小眼，或者因為患眼炎、砂眼以致眼球的舉動發生障礙而形成的，經過手術以後，（把眼頭眼槽放大，）眼睛也就不會再像老鼠了。

一個人受了外傷而變成吊眼、坍塌眼、這真是遺憾無此，但是整容師却可以在幾小時之內把他的莫大遺憾挽救了過來，雖然這種手續是比較地複雜——因為皮膚肌肉都壞了，必須挖肉補瘡，把身體內其他部份的脂肪及皮膚移植過來，使牠在這地方生根。

科學使青春長駐

移植脂肪簡直是一件有趣的法術，它現在被整容師利用來適應了某部分顧客的需要——那大概是一部分靠面容來維持生活的女僱客，她們惟恐青春的衰退，因此當她們發現自己的眼眶或臉頰凹陷的時候，就會去請求美容整形師，把她們的眼眶或面頰用身體內其他部分取下來的脂肪填補，使眼眶暫時恢復豐滿，臉上的皺紋也用類似的方法消除，因此看起來是年青豐潤得多了，雖然她的精神依然在隨着她的年齡而衰老。

患有嚴重痧眼症的人，他似乎一天到晚在哭泣，不論情緒歡樂或是悲哀的時候。如果日久不醫治，他可能就此變成個瞎眼。

但是這也不必悲哀，醫藥的發達已經使痧眼有了根治的辦法，善良的眼科醫師已經能夠為痧眼的病人除去了結膜上的瘡灶，同時能矯正倒生的睫毛，抽出眼臉的脂肪，割成雙眼皮，因此經過割治的痧眼，就比普通的眼睛更神采奕奕了，但是整容師所能做到的却僅是後一部分的手續。

有幾種人的容貌一見就討人歡喜，有一種人的容貌却一見就使人討厭，而患痧眼的人，則一見就使人生氣。他整天到晚眼皮吊起，眼白露出，似乎與人在噁氣，但是如果有一位整容師把他的眼皮割開，把眼球舉筋放下，他就可以和善如初了。

輕度的白翳現在已經有了治療的辦法；做假眼睛更是週知的事情了。

不是終生的遺憾

一個缺嘴唇的人參加在現社會生活中，他必然要遭到許多有形無形的吃虧的，不論在社交生活上或對他自己講來。(缺嘴不但有損美觀，同時對於發音及齒牙排列上也有損害。)

幸虧科學對於缺唇的人已經有了補救的辦法，經過手術，缺口可以縫合，終生的遺憾可以在頃刻間消滅。普通的醫院外科醫生及整容師都能做這種手術。(上顎骨都殘缺的那就比較討厭)

有一種患腋臭(狐臭)的人，在社交生活中，更易惹人討厭，尤其是患者精神感動或熱天時，這種臭氣更是濃烈。市面上雖然有許多塗抹的成藥出售，但是沒有能夠根治的。醫師或整容師的方法就是把這部份的分泌腺根本破壞，使狐臭從此消滅。

以前曾經有一個婦人和某一個整容院打官司，原因是爲了她在該院整容院裏施行過隆起乳房的手術以後，不料乳房就此潰爛了。

我們也曾經見到過幾個鼻樑紅黑的人，據他們說是因爲請整容師施行過高鼻術，大概是注射進去的藥液壞了，因此以後皮膚發癢，並且逐漸地變色了。如要取去，必須開刀，開刀再開刀。

普通增高鼻形的方法主要是二種：一種是用象牙片填入塌鼻部，一種以藥液注入進去，使塌鼻部的結構組織增厚，鼻部就隆起了。

生來鼻頭過大、鼻翼廣闊的人，或者獅鼻、猶太鼻也是用類似的手術糾正的。

至于麻臉，現在還沒有補救的辦法，除非是輕度的白斑，而且醫除起來也是非常麻煩的。

爲什麼去整容？

根據整容院的統計，去整容的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女的。

仔細研究去整容者的心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根據我們所熟悉的求治者中間大概有下列幾種原因：

職業需要——如影劇人、歌女等。
 婚姻關係——根據「駝子嫁瘋子」、「拐脚配爛眼」的舊社會因襲心理，患殘疾的人在婚姻問題上是要遭到許多困難的，尤其是一個女子，她可能就此永遠「嫁不出去」。

社交生活——在社交生活中有殘疾的人往往被人輕蔑或歧視，尤其是在商業社會的職業圈子中，曾經有好幾個「政治家」他錄用人材的標準非常着重於面容，因此患有殘疾的人當然是被排擠無疑了。

生理狀況的改良——睫毛倒生有損視力，嘴唇缺裂有礙發音和飲食，頭髮疏稀有礙腦殼的保護，因而而去求治的人不在少數。

迷信觀念的作祟——在中國社會中，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相學家說耳垂向上吊是「薄福」，鼻樑凹陷是一

「窮相」，因此有許多人爲了使人一見有「福相」起見，就不惜試一試刀割針縫的驚險。

其他如由於好奇心或通常愛美慾的驅使，或以美容作某種買賣的，那更不在少數。

「有錢能使鬼推磨」

有人驚奇於這種鬼斧神工化醜爲妍的技術就嘆說「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什麼事也都會在人想辦法。」但是其實，歐洲在一九〇〇年之前，早就有美容整形院的誕生了，我國却尙祇有十八年的歷史，整容在我國還不及像在日本的風行。中國的一般的醫院雖然也有整容的手術設備，但大多限於病理疾患的療治，不像整容院一樣完全是爲了美觀，因此如果一個人要想去整容而忘却一

個主要的條件——高昂的手術費，那末一切的幻想都將成泡影。根據現在的物價情形，每一次割雙眼皮的手術費大概要化一千五百萬到二千萬元法幣；糾正門鵝眼要三四千萬元；除去額面網紋要一億元左右；而普通各種整形手術費也均在二千萬至五千萬之間。這筆數目，在一般日常生活尙難免強維持的人看來，未必不是一筆龐重的負擔。

因此我們以爲，除非某一種疾患使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了嚴重的困難，或者是某種特殊的需要，否則他爲什麼要去整容呢？一個人工形成的雙眼皮，高鼻樑，並不能說明他心地的善良，而如果爲了要討別人的歡心或藉此做某種可恥的買賣，那末他還是要歸失敗的，因爲「面容並不是一切」呀！

「婦女」月刊廣告刊例

地位	全 面	半 面	三分之一
封面裏	一千二百萬元	六百萬元	四百萬元
封 底	一千萬元	五百萬元	三百五十萬元
封底裏	九百萬元	四百五十萬元	三百萬元
正文	八百萬元	四百萬元	二百八十萬元



「新閨怨」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脅迫，而內心感到非常痛苦的女人，雖然我幾次三番的都希望由自己的努力，而將這脅迫和痛苦澈底的解除掉，但四周環境的殘忍，和個人力量的薄弱，都使我的努力化作「徒勞」，最近在友人處看到貴刊「為陳思珍抱不平」的一篇，讀到只要娜拉肯出走，是不會給餓死的幾句後，我不免又是熱情滿懷，勇氣百倍了！我願再一次的為解除我這被損害的命運而努力，請先生能給予我道義上的支持和援助！

在我還在初中求學的時候，遇見了我現在的丈夫，他對我是一見傾心，立刻對我施展了種種的追求對象的手段，他溫柔，他體貼，在任何場合，他都表示出他的世界，是以我為中心的。當然在這個時候，年輕而熱情的我，是有立刻投入他的懷抱而和他論嫁娶的可能的，但是先生，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學業須要完成，而愛情是需要經過長時期的考驗的，所以我只是和他保持了密切的友誼關係，這樣十年匆匆的過去了，我倆都從高等學府的大門畢業出來了，這經過十年的考驗而始終不渝的友情使我倆結合在一起了。

然而婚後的生活不到二年，我們這經過十年考驗的情感，都已經是支離破碎，陷於萬劫不復了，他是有一位年老的母親的，婚後我們就同居在一起，婆媳間的不協調，本來是難以避免的，更何況我和我的婆婆個性不同，愛惡各別，因此家庭間時常起伏着爭吵。這爭吵迅速的影響了我和我丈夫之間的感情！結果我丈夫竟至於說：「我是愛我母親的，假使你不能和她相處的話，我只能和你翻臉。」長年累月，他就站在他母親的立場排斥我欺侮我，一掃過去體貼溫柔的態度，他現在常用手指直指到我的鼻尖上說：「你還要求什麼呢？我不和你離婚是可憐你，快近卅歲的女人了，走出我家的大門還想有人來追求你，愛你嗎？」編輯先生，這是最使我感到痛苦的事，我天生倔強，最不肯受別人的欺侮，而我現在竟然是長年的被侮辱，在我丈夫和婆婆的權威下過生活，我實在是難以忍受的，雖然我現在已在北平找到了一個還能維持個人生活的職業，但我每天仍是免不了要回到這使我難受的家庭裏去，所以我極想飛出家庭離開北平，到上海或其他外埠來找職業，使我能澈底的走上娜拉所走過的路，但是我尚有一個斷奶不久的孩子，我不曉得這問題應該怎樣處理的。請你們給我以幫助吧

北平一讀者慧明上 一九四八，五，一。

覆 信

慧明女士：接讀你信的時候，我們正從美琪大戲院看了「新閨怨」的試映歸來，心裏感到萬分的沉重，而你的問題，却也正就是「新閨怨」裏所提示的問題，因此我們先將「新閨怨」的內容簡略的告訴你：

一個在音樂專門學校裏唸書的女孩子跟他的男同學——也就是十年前青梅竹馬時代的遊伴戀愛了。當他們預備訂婚的時候，她的姐姐警告她說：「原則上我不反對你們的戀愛，不過結了婚，你就要走我的道路了。」姐姐是學醫的，她的早婚以及她的接二連三養下來的五個孩子的牽累，使她對於事業半途而廢，在以後的遠長時間內感覺着痛苦。但是結果，妹妹不但戀愛，並且很快地有了孩子。於是問題來了：為了處理家務和養育小孩子，她把音樂的研究完全廢棄了，同時因為物價的高漲，生活困難也接着而來，甚至於連他們心愛的鋼琴也不得不賣掉。而她的丈夫呢，他還是那樣地愛着音樂，為着開演奏會，他時常把樂器帶着一個女同學家裏去練習，他們之間的感情當然就日益接近起來，而夫妻之間的道路却越走越遠了。接着是：吵架也來了，嫉妒相罵也來了，她受不住日益加深的精神的威脅，以及那日向下坡的生活，於是決心去找職業了。她把她的孩子託付給了女傭人。

她找到了一個貿易公司職員的位子。

「我從此也是一個職業婦女了，也是一個社會人了。我不再做討厭的家庭婦女了。」她愉快地對她的姐姐說。

「家庭婦女也不一定討厭的呀！」她的姐姐說，「主要的是看她怎樣的做法、原則上我當然不反對你去求業，但是做一件沒有意思的職業而使家裏

生活蒙受許多損失，這樣的做去是否值得，是需要多多考慮的。」

但是爲了爭取經濟和人格的獨立以及把她自己從可怕的蝕人的家庭生活中拔擢出來，她毅然決然去赴職了。

爲了工作的繁忙以及傭人的不經意，小孩子得了嚴重的急性肺炎，死了。他的丈夫正在主持一個盛大的音樂演奏會，因爲對於孩子命運的焦慮和疲乏，他昏倒在台上。但是當他的妻子趕到他地方去的時候，僅發現他親熱地跟他的那位女同學在一起，於是，她悲憤已極，就此服了安眠藥片，結束了她年青的二十幾歲的生命。

「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她的姐姐告訴她的朋友——一個新聞記者說，「假使社會能給婦女們多少幫助的話，她們的生活就不致有這許多困難，誰還願意好端端地自殺呢！」

這雖然是一個電影的故事，但是它實實在在是現實不過的，社會上充滿了像他們這樣不幸的夫妻，即使你們，又何尚不與它類似呢？

女人結了婚，受了許多羈絆，不但不能把自己的事業（或學問）繼續向前發展，同時把生活圈子愈縮愈小，幾乎是把整個的身心陷在日常的瑣碎事務中，於是一切的不幸都將接踵而來，她也沒有勇氣去承當。

爲什麼連有十年以上的友誼的二個人之間也不能了解呢？爲什麼不能坦白和諧地互相檢討一下而用二個人共同的力量來掙脫這束縛他們身心的鎖鍊呢？單憑個人的力量，憑各自的道路走，他們之間自然越走越遠了。家庭與孩子原不是女人一個人的事情，但是因爲吃虧的往往是女人，因此女人是必須更了解家庭生活互相協調和共

同努力的必要的。憑你們過去十年的友誼作一次懇切的談判吧，（或者請你們的知友們來參加）希望從這裏能夠發掘你們隔閡起來的真正的原由，竭力想法補救之。原因決不會僅在於婆媳之間的一個問題——我們以爲這種爭吵不過是總的問題爆發的焦點。如果光是爲了這，那末二代分居，不是最截直了當的辦法嗎？爲了使得家庭間的安平，你的丈夫也許也會同意你這個辦法的。況且他還可以時常去看她。假使洽談和分居都做不到，那末當然，不要怕任何的艱難和打擊，用最

大的勇氣把自己從日常生活的泥淖中拔擢出來，暫時和你的丈夫分離，希望在一兩個短時間的分離中，由於彼此冷靜的檢討而把一切的成見都消除掉。好在你有職業，你不需要馬上「有人來追求你，」在親戚朋友的照護下，你也可以生活下去的。

一個新的娜拉，她不僅是應該從傀儡的家庭生活中奮鬥出來，同時必須有生活下去的勇氣。即使沒有職業，也要有「做個人都怕」的勇氣。艱苦與困難當然是意料中事，但是沒有辦法，如果我們「等待」社會給我們許多幫助以後才從家庭的搖籃中伸出頭來，如果我們準備袖手享福，那末社會就永不會改善了。

至於離開北平，那倒不一定必要，如果別的地方有更有意義的職業，那當然也是一個辦法。否則，留在北平不也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工作嗎？問題是在「找有意義的事情」幹，而不在「地區」的分別。

「新閩怨」的編劇者把它的主角——一個中國的娜拉以這樣的結局，那是令人不平的。在婦

女們正跨步走向前進的道路，它投下了一個可怕的陰影和威脅。

是不是每個娜拉都會碰到如此悲慘的結果？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現在已經有了無數無萬成功的娜拉。主要的是她是否能爭取一切的可能很好地奮鬥了下去！如果她偶或碰到某些意外的困難或打擊，那也不能結論說求業的不應該，祇是證明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她還不够鄭重仔細地處理她的問題。因爲她尚有許多可以爭取的條件。

爲什麼不把孩子找一個可靠的寄養人，爲什麼不跟姊姊商量寄養在她那兒？爲什麼不找找托兒所？爲什麼要計較一二十萬元上下的工資而僱了一個既不負責又無經驗的用人？

我們不能強調這些可能發生的許多瑣碎的困難，而把爭取自己獨立人格的重要性否定了，然後把責任往社會問題上一推，從此袖手不動了。社會的本身就需要人去推動的！她忘記了祇有藉着人的努力，社會才可能往好的方向跑。

「新閩怨」的主角如果了解這一點意義，她就不必去自殺，孩子死了後正是給她一個重新生活的機會。他們從前幻想過的合作的愉快，現在爲什麼就不能實行起來呢！

她還年青呀！
我們希望以她的覆轍來讓我們得出更多的教訓與勇氣。
編者覆



學生部

★聖約翰大學，聖約翰座堂及CCF於四月廿八日聯合舉辦夜禮拜一次，到同學近三百人，並有晚餐及熱烈的餘興節目。

勞工部

★音樂舞蹈會——各勞工夜校同學為建築三校校舍募捐，連續開了兩次音樂舞蹈會，請音樂及育才同學幫忙演出，節目很精彩，同學幫忙推銷票子相當熱烈

★春遊——五一勞動節各工廠放假，勞工夜校同學於那天出去旅行一天。

職業婦女部

★女青年會職業婦女部和青年會職業青年部於四月廿五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在女青年會舉行各團契聯合幹事會退修會，共有八個團契六十餘人參加，內容



有各團契報告，分組討論及各組討論總結等，並有茶點餘興，至七時才散會。

★醫護團契於四月廿五日下午二時半舉行成立大會，有總幹事陳女士致辭，來賓致辭並送照相簿一本，通過章程，選出理事十三人，並有餘興節目，至六時才盡歡而散。

★醫護團契娛樂室每星期日開放，有跳、棋、橋牌、土風舞、交際舞、歌唱等，學術部份有座談會演講等，並成立服務部，為會員打針，聘請特別護士等，取費特別低廉。

★職光團於五月二日赴大場郊外旅行。

★友集於五月十一日下午六時在青年會交誼廳舉行第四屆年會，內容有演講，工作報告，討論，改選理事及餘興節目等。

家庭婦女部

★烹飪班改在星期一上午十點上課。會員上完了烹飪班便在會裏聚餐，飯後繼續研究縫紉。這樣，許多路遠的會員可以奔走一次而參加兩個班，無形中又組成了一個聚餐會。她們一面工作，一面聊天，黃昏歸去時，除了帶回製衣製衣的本領外，還帶回了深厚的友情。

★兒童健康檢查又在舉行了，我們接洽了多位兒科專家和各大醫院代為義務檢查，凡是女青年會的會員都可前來登記，名額只限一百五十人。

少女部

★少女部舞蹈組積極排練，預備在歡迎新會員大會中搶第一名，歌詠組也開始了，每星期六下午三時半，歡迎參加。

★華光團於五月八日開了一次聯歡會。

★協會少女部來信邀請華光團團員於暑期中去閩行鄉村服務，因經濟關係，每市會只限制派代表三人去參加，看誰能當選代表。

★在四月與五月之間，由於正是春光明媚的時候清心和錫珍女中的同學首批的同學到杭州去旅行，住在杭州女青年會，亦有杭州華光團的少女來招待我們，第二批有五十多位惠中同學亦玩得很有勁，遊西湖的時候甚至有同學想到杭州來念書呢？

還有最近中西同學冒雨到無錫去，雖然大家撐了油紙大傘但是玩得非常高興，白跑鞋變成了泥邊的白鞋。他們希望常常出去玩：最後在火車上大家還唱歌，利用走動還跳起 Folk Dance

會員部

來左右車廂的客人都來參觀，在回來時全體同學把那油紙大傘送給女青年會做個紀念。

★徵求會員大會業已結束，新會員目標五千人業已到達，五月廿三日為歡迎新會員聯歡會，新舊會友融洽一堂，盛况可以想知。

★浴室每星期日全日開放，取費四萬元，歡迎新舊會員來享受這權利。

★圖書室新到大批新書，新舊會友如欲加入請向圖書室索取登記卡為盼。

盛大的國際週

★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會為提倡國際文化交流，促進合作，聯合本市各國際文化團體，如美國新聞處，聯合國上海辦事處，英國文化協會，法文協會，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及中印協會等，籌辦國際週。

五月末——盛大的國際週經過了二個月的籌備工作，其間國際聯誼會（I.C.S.S.）的執行委員會及許多會員都忙得日夜不停的進行着，終算在上星期二的各國際團體聯合籌備會上得到了一

個大致的結論，有了具體的眉目，現將各項節目日期及地點列後：

五月廿五日晚七時半國際音樂會

廿六日國際音樂會

地址上海法文協會

廿七日——六月三日——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國際展覽會 中國國貨公司

二樓中國畫苑

廿九日晚七時國際青年聯歡會 美東公學

廿七日 廿八日 卅日晚

美，法，蘇聯，長片電影

影 蘇聯青年體育館

廿七日 廿八日 卅一日

六月三日 英美，聯合國新聞電影青年會大禮堂

六月四日晚各文化團體工作

人員宴敘會 中英文化協會

音樂會節目精彩，略舉數項

可見一斑，如英國劇團幽默表演

歌劇，蘇聯名歌唱家蘇許林氏之

獨唱及大合唱團之表演，法國大

使館文化參贊格羅布先生之小提琴

奏獨奏等。凡此非但聞名本市，

且馳譽國際間者，電影有法名片

黑騎士，蘇名片寶石花，及美名片

威爾遜總統傳等，其他更不勝

羅列，詳細情形且俟以後國際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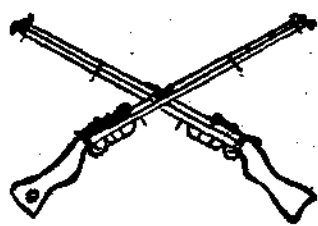
手冊出版後，當作更細膩之介紹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五九六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地址：黃波南路八八五五號
 電話：八五五三

鑒蔭針織廠

註冊商標



優點

全國各大公司百貨商店出售

新式
穎樣

高品質
高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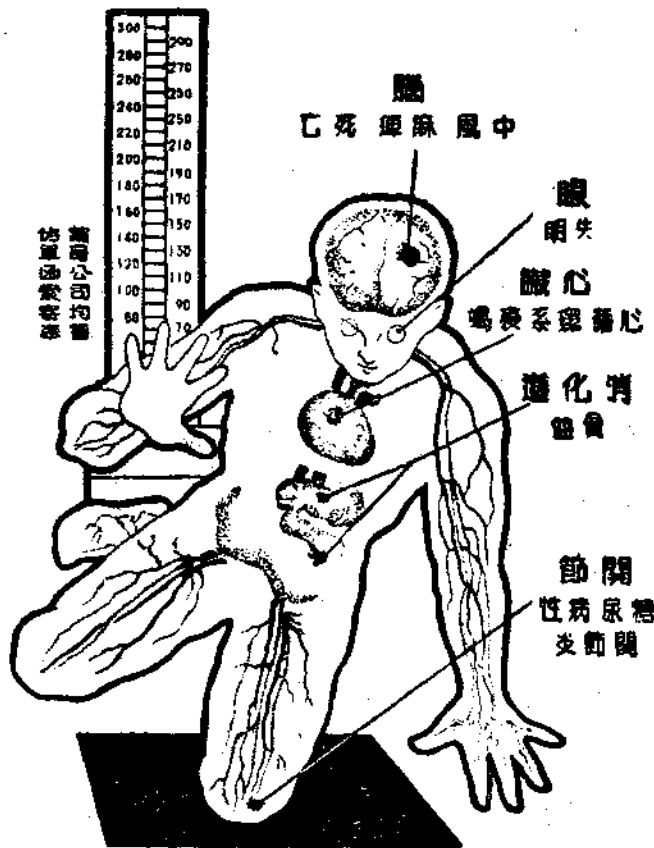
棉毛衫
絲汗衫
四季男女
各式內衣

雙鎗牌

中心製藥廠榮譽出品

高血壓新藥

中心絡通片



高血壓或血管硬化症，在腦部可發生中風、麻痺、甚至死亡；在眼部易致失明；在心臟可致心循環系衰弱；於消化道而成貧血；於關節發糖尿酸病性關節炎。
 中心絡通片可以治療及預防因高血壓或血管硬化症所引起之一般病症。

廠址：上海中山路一號（外灘）電話：二〇一〇
 電話：二〇一〇
 電話：二〇一〇

每瓶四萬元